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譏諷類

**小半斤** 黃周星字九煙，明末遺老，著有《芻狗齋集》。其《小半斤謠》頗足發噱。序曰：「有某公善治生，市肉不得踰四兩，名為小半斤，人遂以『小半斤』呼之。道人聞而歎曰：『此盛德事也，不可不傳。』因為長謠紀之。」謠曰：「市肉市肉，震驚神人。乃公終身不飲酒，窮年不茹葷，今朝胡為忽市肉。咄咄怪事，疇可比倫。」【一解。】「市肉市肉，笑聚童僕。左手提衡，右手啟櫃。有銅如金，有錢如琛。把授童僕，不覺掩淚酸心。」【二解。】「童僕受錢，愕眙相視。長跪請命，市肉寧幾。童曰一斤，公怒欲捶；僕曰半斤，怒猶未已。童僕惶恐，莫測公旨。」【三解。】「匍匐再請，聽公所云，徐伸四指，曰小半斤。小半斤者，半斤之半。半而又半，祿已踰算。」【四解。】「僕乃前行，公尾其後，側身躡足，潛伏閭右。僕詣肉市，錢付屠手。屠方鼓刀，公突而前，曰『此我之肉，爾無我賸』。屠曰公肉，敢不腆焉？一增再增，肉重於權，小半斤名，不啻六兩。公挾僕歸，大喜過望。」【五解。】「肉已至家，僕欲持去。公曰無遽，談何容易，此肉我當細區分，安得倉皇暴殄等兒戲。為我呼爨婢來前，此肉謹付爾，爾其善烹煎，一為乾豆薦祖考，二為賓筵餉師生，三為君庖饜我口，飫彭亨。貓鼠不得竊，犬豕不得爭，餘汁滿注缶，轆釜須令戛戛鳴。珍重小半斤，此肉良匪輕。」【六解。】「市肉市肉，震驚神人。咄咄怪事，誰可比倫？我聞東海麒麟，麻姑擘脯世莫陳。公之啖肉毋乃啖麒麟，吁嗟乎小半斤。」【七解。】「我聞古有豢龍人，麗菽潛醢饗夏君。公之啖肉，毋乃膾龍肝批龍鱗。吁嗟乎，小半斤。」【八解。】「我聞天府之內有熊蹯豹胎猩唇，惟辟玉食罷八珍。公之啖肉，毋乃啖彼熊蹯豹胎猩唇。吁嗟乎，小半斤。」【九解。】

### 九門八點一口鐘

都人向有九門八點一口鐘之諺。蓋都中之城門啟閉，皆以點為號，惟崇文門以鐘。相傳崇文門地址係一海眼，有巨鼉覆其上，此門即就鼉背建立。鼉示夢於司門者曰：「吾負此重任，何時始去？」門者語以「汝聞點鳴則可去」，故此門獨以鐘為號。此齊東野人之語也，然實有為而發。聞因某相攬權納賄，寓崇文門內，民深惡之，造為此謠，以門喻朝政，以點喻典刑，意謂此等權貴，非自罹法網，不能去位也。至其鳴鐘啟閉，或以國初攝政王堂由此門出入故耳。

### 敝衣猶愛惜若此

洪文襄公承疇被擒時，太宗命范文肅公往說，文襄謾罵不已。文肅善言撫之，因與談論今古事，適梁間積塵落文襄襟袖間，文襄屢拂拭。文肅遽辭歸，奏太宗曰：「承疇不死矣。其敝衣猶愛惜若此，況其身耶！」

### 洪公果死耶

洪承疇降時，方喧傳揚州史可法實未死，當時就義者偽也。洪與史交最密，初欲救之，不及，恆引為憾。當時擾亂之際，亂事紛起，吳中孫兆奎其一也。孤軍被陷，執送南都。時洪當國，知孫至，與談舊侶，并盛獎新君。便問及史，曰：「公在兵間，審知故閣部史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孫曰：「經略從北來，審知松山殉難故督師洪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洪大慚，惟面色不紅，時人謂洪之臉皮乃革製者。孫卒遇害。

### 識公時目故有疾

益陽郭天門都督嘗薦舉洪承疇，洪降本朝後，出而經略西南，謁郭於山中，郭故作目眊狀。洪驚問之曰：「君何時得目疾耶？」郭曰：「始吾識公時，目故有疾耳。」洪默然。

### 吾君吾仇

有為洪承疇作頌者曰：「滅吾君者吾仇也，滅吾仇者吾君也。」

### 前後兩行狀

明崇禎壬午，松山被陷時，京師傳聞洪承疇已死，思宗輟朝，賜祭六壇，其子弟在京師者成服受弔，撰行狀送諸公卿矣。方祭第九壇，而生降之信至，遂罷祭，而行狀已傳人間。順治甲申從入關，為內院大學士。次年，出而經略江南諸省，逮寇以次削平。復再出，經略楚、粵、滇、黔諸省，東南底定，皆其功也。歸朝一年乃卒。其家再成服受弔，撰行狀，不復敘前朝事，但自佐命入關起。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，訂為一本焉。

### 入洛紛紜興太濃

常熟錢謙益字牧齋，明萬曆庚戌科探花，以詩文鳴海內。居恆自命，登黃閣，修青史，為必得之事業，乃終明世官不踰禮尚。入國朝，為禮部侍郎，命修《明史》，而夙願漸償。乃未幾，牽連黃毓祺詩詞一案被逮放歸，於是縱情詩酒，與柳如是遣懷風月。著《初學集》、《有學集》，潦倒以終。

牧齋嘗游虎丘，見壁間題詩云：「入洛紛紜興太濃，尊鱸此日又相逢。黑頭已自羞王衍，青史何曾用蔡邕？昔去幸寬沉白馬，今歸應海賣盧龍。最憐攀折章臺柳，撩亂秋風問阿儂。」即譏其出處者，不憚者久之。

### 君恩臣節

錢牧齋降後，嘗揭一聯於門，聯為「君恩深似海，臣節重如山」二句。後有人於聯下各添一字云：「君恩深似海矣！臣節重如山乎？」

### 當與前朝人序齒

黃葉道人潘班嘗呼錢牧齋為兄，錢怒且笑曰：「老夫今七□餘矣！」時潘已被酒，昂首曰：「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，不應闖入本朝。若本朝年歲，則僕以順治二年生，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，僅差□餘月耳。唐詩曰：『與君行年較一歲』稱兄自是古禮，君何過責耶？」

### 打你這傾國傾城帽

錢牧齋嘗具滿洲冠服出門，途遇一叟，以杖擊其首曰：「我是個多愁多病身，打你這個傾國傾城帽。」帽與貌同音，蓋竄易《西廂》詞句也。

### 點妝巾帽俱新樣

柳如是本姓楊，名愛，嘉興人。初為錢牧齋之侍姬，後改繼室，稱夫人。柳舊藏古鏡，蓋唐時物。鏡背鐫銘，辭曰：「日照菱花出，臨池滿月生。君看巾帽整，妾整點妝成。」徧徵名流題詠。查他山《金陵雜詠》一絕曰：「宗伯奩清世莫知，菱花初照月臨池。點妝巾帽俱新樣，不用喧傳鏡背詩。」言外之指，婉而彌諷。

### 逸居無教老而不死

錢牧齋罷官歸，乃自題其所居曰「逸老堂」。有滑稽者為之題一聯云：「逸居無教則近，老而不死是為。」

### 小遺泰山峰側

吳人有為《正錢錄》者，攻摘錢牧齋不遺餘力。吳江計甫草東戲語客曰：「僕自山東來，曾遊泰山，登日觀峰。神志方悚慄，忽欲小遺，甚急，下山且四□里，不可忍，乃潛匿而溺於峰之側。恐得重罪，然竟無恙，何也？泰山至大且高，人溺焉者眾，泰山不知也。」客躍起大罵。吳梅邨聞之，頗是計言。

### 何科舉人幾甲進士

錢牧齋長子名孫愛，性儒而迂。其居在常熟東城，與海防同知署鄰比。防署火，延及內衙，同知倉猝出，暫借錢廳小憩。孫愛

出迎，始亦無失禮，乃坐定，便問老父臺何科舉人，第幾甲進士。同知滿人，非由科甲，囁嚅未有以應。一吏從旁微語，係某旗下某堡人。孫愛不語，未待茶，便拂衣進內，遂不出，同知大窘而去。

#### 一半清朝一半明

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以明臣降本朝，當被召時，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錢之。酒半，忽有少年投一函，啟之，乃絕句一首，詩云：「千人石上坐千人，一半清朝一半明。寄語婁東吳學士，兩朝天子一朝人。」舉座默然。

#### 姓朱的有甚虧負你

順治初有張某，以善疊假山，人共禮之，不以石工相遇。一日，吳梅村赴某家宴會，張亦在座。優人進院本，請點戲，吳命演《爛柯山》，蓋以劇中有張石匠，欲以相戲也。伶人唱張石匠，諱張為李，吳點首笑曰：「甚有竅。」後演至張別古寄書，有曰：「姓朱的有甚虧負你？」張搖首曰：「此太無竅矣！」吳不覺面赤。

#### 可惜故夫曾未識

計甫草以和錢塘陸麗京圻《無題》詩六首呈吳梅村，於其出處，備極譏刺。詩云：「廣庭長恨月明多，小立闌干蹙黛蛾。膽怯幾回看瘦影，夜深偷自試新歌。依稀斗帳人雙宿，恍惚靈風雁獨過。可惜故夫曾未識，嬌居空有淚如波。」「半額長眉學畫成，臨妝私許意盈盈。高樓柳暗誰相待，別浦鶯歸空復情。團扇舊經郎眼見，鏡臺還照妾心明。最嫌寂寞銀燈上，挑得雙花落又生。」「邊風吹落到炎洲，歲歲音書滯遠游。妾夢長隨庾嶺外，歡聞翻隔楚江頭。真成薄命原無怨，便祝他生是莫愁。俛仰阿婆衰鬢畔，可憐自小教篋篋。」「憶年□□正調妝，短髮毵毵覆額長。多摘桃花嬌頰面，滿裁蚊蝶點羅裳。同心早結青陵樹，再笑差依白玉床。自擣守宮雙約腕，不煩夫婿重堤防。」「嫁衣疊疊不勝秋，深鎖空箱怕見愁。但得迴身邀半席，敢辭碎首墮層樓。梁間棲燕慚孤女，門外藏烏學並頭。一任東鄰新少婦，櫻花永巷鬪藏鉤。」「不勝幽怨卻生疑，又見楊花滿地吹。小妹生男良宴會，阿姨新賓又于歸。一時輕薄橫相誘，幾度踟躕不自持。日暖游絲爭入戶，輾轡腸內有誰知。」

#### 糟糠之妾

計甫草故貧士，嘗置一妾，晨夕設食，惟粗糲而已。其夫人張氏謔之曰：「古聞糟糠之妻，不聞糟糠之妾，如何？」

#### 山川滿目不勝情

華亭金天石，明諸生，以詩文名一時。順治間，以隱逸徵，不起，時論高之。時松郡人文最盛，奉錢牧齋為盟主，錢亦屢至松。一日，舟次白龍潭，諸名士方趨逐錢，天石忽投以一詩云：「畫舫滄江載酒行，山川滿目不勝情。朝元一閉千官散，無復尚書舊履聲。」錢得詩默然，即日解維去。

#### 演躍鯉

金天石嘗客江寧，適合肥龔芝麓尚書鼎彝大會詩人於桃葉渡，天石與其列。伶請演劇，天石命演《躍鯉》，舉座失色。蓋龔自登第後，娶名妓顧橫波為妾，衣服禮秩如嫡，故天石以棄妻譏焉。龔大不懌，而天石殊不顧。黃昏大雨，將散，車馬咽闐，天石坐門限上，脫襪徒跣，了無作色，徐徐去。

#### 妾亦能作葛嫩

龔芝麓娶顧橫波甚，然時為所制。一日，有僕以事至橫波室，語笑間，龔排闥入，疑其有私，調僕無禮，罰令長跪。及龔出，橫波閉戶大哭，以長齋禮佛不欲接見相要。龔再三勸慰，終不啟扉，大窘。適錢牧齋以事至金陵，乞其作調人。橫波曰：「渠能作孫孝威，則妾亦能作葛嫩耳！」錢嗒然。

#### 兵部尚書接駕

世祖入關，明兵部尚書某亦在迎降之列。後官浙中，赴讎西湖，伶人演闖賊破都事，一人執手板跪伏道傍，自唱「臣兵部尚書某迎接聖駕」，某悵然。

#### 能騎否

堂邑張蓬玄，名鳳翔，明之尚書也。入國朝，為大司寇，年七□餘矣。一日侍宴，下階而仆，世祖命內侍掖之以行。出長安門，尚有詔追問能騎否，徐諷令以禮致仕。遂進所撰《禮經》、《樂經》而去。

#### 清明時節兩紛紛

某生，明末人也。其叔某，以明臣而仕國朝，某見其叔之變節，時有訕笑。一日，家宴，某忽倡言行酒令，首句須物件一，次古人名一，後句用《千家詩》改一字。首坐者唱曰：「我有一張床，送與張子房，張子房不要。甚麼不要，春色惱人眠不得。」次者曰：「我有一把扇，送與曹子建，曹子建不要。甚麼不要，剪剪輕風陣陣涼。」次即輪至某，某曰：「我有一絡纓，送與我叔親」，至此，眾人群起詰問，謂不應以今人插入。某生曰：「我叔為明人，而服清官，非古人而何？」眾無言。乃又續曰：「我叔親不要。甚麼不要，清明時節兩紛紛。」叔聞之大慚。

#### 一隊夷齊下首陽

明末諸生入本朝，有抗節不就試者，後文宗按臨出示，「山林隱逸有志進取，一體收錄」，諸生乃相率而至。或為詩以嘲之曰：「一隊夷齊下首陽，幾年觀望好淒涼。早知薇蕨終難飽，悔殺無端諫武王。」及進院，以卓凳限於額，仍驅之出。人即以前韻為詩曰：「失節夷齊下首陽，院門推出更淒涼。從今決意還山去，薇蕨堪嗟已喫光。」

#### 奇怪癡怪

崑山歸處士莊，與顧亭林齊名，時有「歸奇顧怪」之目。後華亭陸鳴字日為，工畫，與同里嚴載齊名，亦稱「陸癡嚴怪」。蓋士大夫浮沉里閭，其制行稍岸異者，未有不為流俗人所譏諷者也。

#### 天明應讀汀芒

顧亭林西游，主李天生家。一日，亭林臥未起，天生謂之曰：「汀芒矣！」亭林愕然。天生曰：「子好講古音，尚不知『天』應讀『汀』，『明』應讀『芒』耶！」亭林為之大笑。蓋譏其嗜古之不可泥古也。

#### 薰蕕不同器而藏

崑山徐乾學被議放歸，欲聘潘次耕於家，而顧亭林馳書尼之，其詞甚激，至云：「彼之官彌貴，客彌多，便佞者留，剛正者去。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，以蓋其群醜，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。吾以六□四之舅氏，主於其家，見彼蠅營蟻附之流，駭人耳目，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，僅得自完。」

#### 茸城行

馬進寶為江南提督，駐松江，愛結名流。有諸生窘迫，獻馬春聯曰：「漁陽老將多回席，魯國諸生半在門。」馬武人，不知其用唐人語也，大喜，贈千金。在江南暴斂橫征，窮奢極侈，吳梅村賦《茸城行》以刺之。

#### 鐵面糟團

順治庚寅、辛卯間，秦世楨巡按江南，有鐵面之稱。繼之者李成紹，安靜無為，惟日飲亡何而已，人目之曰糟團。有改崔護《人面桃花》句粘於牆，云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鐵面糟團兩不同。鐵面不知何處去，糟團日日醉春風。」

#### 原來貨殖是家風

順治丁酉江南鄉試，得人最盛，如張玉書、馬世俊、陵燦、趙炳，皆一時名下士。題為「子貢曰貧而無諂」全章，乃下第者橫加詬語，為作《黃鶯兒》詞一首以譏之云：「命意在題中，輕貧士，重富翁。詩云子曰全無用，切磋欠工，往來要通，其斯之謂方能中。告諸公，方人子貢，原來貨殖是家風。」

### 胡桃滋味

金人瑞以哭廟案被誅，當棄市之日，作家書託獄卒寄妻子，獄卒疑有謗語，呈之官。官啟緘視之，則見其上書曰：「字付大兒看，鹽菜與黃豆同喫，大有胡桃滋味。此法一傳，我無遺憾也。」官大笑，曰：「金先生死且侮人。」

### 候缺相公

益都孫相國廷銓，字道相，嘗以大學士居憂。既三年，入都，報部起服，朝士笑之，目為候缺相公。

### 關里侯

李笠翁，名漁，工揣摩，走聲勢，取重於時，能以術籠取人貲。嘗作《奈何天傳奇》，先出上半本，其所云關里侯者，衍聖公也，扮演醜惡，備極不堪。衍聖公患之，賂以重金。復出下半本，則所謂關里侯者，已獲神佑，完好如常人矣。

### 帝王卿相為傀儡

尤西堂舍人伺嘗以達賴喇嘛驕縱、皇族喜唱戲、某旦結闈豎納賄鬻官也而嫉之，乃作聯云：「世界小梨園，率帝王師相為傀儡，二□四史演成一部傳奇；佛門大養濟，收鰥寡孤獨為丘尼，億萬千人遍受□方供給。」

### 手腳眼頭口牙

明末，京師有驟行牙人某甲，工辭令，善鑽營。鼎革後，附睿王多爾袞致富，為二子營謀得官，稱封翁矣。適新屋落成，偏觴朝士，萊陽宋荔裳按察琬亦與焉。酒罷，某甲招諸客遊後園，園未畢工，壁有一孔，客訝之。或告曰：「此手腳眼也。匠人以磚累垣，垣內外皆有匠。稍高，即彼此授受甚艱，故於壁間留一孔，以便遞物，京師人謂之手腳眼。」荔裳聞之，忽曰：「吾得確對矣！」眾詢之，曰：「頭口牙也。」蓋北人謂騾馬為頭口，故以是諷之，眾皆粲然。

### 金剛本是一團泥

吳三桂王滇時，建功德廟成，指泥塑四大金剛為題徵詩。按察使某素忤三桂，吟曰：「金剛本是一團泥，張牙舞爪把人欺。人說你是硬漢子，你敢同我洗澡去！」三桂惡其刺已也，殺之。

### 才難自古信其然

康熙己酉，簡某督學江南。初試江北諸郡，案出，輿論譁然，士子即以試題作詩云：「才難自古信其然，知我何須更問天。斷斷不能容一技，優優還要禮三千。貧而樂者甘從井，富可求乎願執鞭。夫子宮牆高數仞，故人樂有父兄賢。」簡聞之，逐閱文者某某，自是，所取皆孤寒士矣。

### 天為門客

太倉王太常子孫多而賢，康熙庚戌，顯庵、麓臺甫弱冠，皆捷春闈。泥金報至，適吳梅村祭酒在座，戲曰：「君家門下清客，當為蒼蒼者天耳。」太常大愕。吳曰：「承主人意旨，而善於迎合者，惟門客耳。今日之天，得毋類是。」

### 五老

閩人呼酒曰老，新、舊、慶、白、行，五種酒名也。閩人謂酒醅以火再焙者為慶。康熙甲寅，靖南王耿精忠反，濫授偽官，人亦謂之五老，即借酒名以諷之。前朝舊官重出仕者曰舊老，舉貢生監新入仕籍者曰新老，現任官從逆者曰慶老，輸財入官者曰白老，微官徙行者曰行老。

### 笑殺兩家劉備

康熙乙卯，長汀黎士弘官甘山。甘山各鄉春秋賽會，均奉劉先主為案神。兩鄉之賽者，偶爭道後先，互鬪於縣，控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。黎大笑，各撲其首事而遣之，並書《洛陽春》一詞云：「笑殺兩家劉備，空爭閒氣一身。且自不相容，還要桃園結義。多是小人生意，有何干係。輕輕□板各歸家，還算縣官省事。」

### 輸粟采薇

康熙丁巳、戊午年，入賞得官者甚眾，繼開博學宏詞科，隱逸之士爭趨輦轂。姜西溟太史有句曰：「北關已成輸粟尉，西山猶貢采薇人。」一時以為實錄。

### 終南山下草連天

康熙己未，詔開博學宏詞科，常熟吳蒼符龍錫有《偶成》二首嘲之云：「終南山下草連天，神放猶慙古史箋。到底不曾書鵠板，江南惟有顧書年。【即寧人也。】」「薦雄徵牘銜街門，欽召金牌插短轅。京兆酒錢分賜後，大家攜醜眾春園。」

### 進士與鬼二而一

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，取中者五□人，高等者授官過優，遂為甲科所醜詆，目為野翰林；而宏博之詆甲科，亦不遺餘力。尤展成檢討伺《題鍾馗像》曰：「進士也，鬼也；鬼也，進士也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」

### 博學宏儒本是名

慈谿鄭寒村太守梁，見康熙宏博開科之雜流競進也，嘲以詩，其一云：「博學宏儒本是名，寄聲詞客莫營營。比周休得尤臺省，門第還須怨父兄。」其二云：「補牘何因也動心，紛紛求薦竟如林。總然博得虛名色，袖裏應持廿四金。」

### 勝國君臣也皺眉

宏博科之初開，以議修《明史》始，主司為寶坻杜文端、高陽李文勤、益都馮文毅、崑山葉文敏四公。有以詩諷之者曰：「自古文章推李杜，而今李杜實堪嗤。葉公懵懂遭龍嚇，馮婦癡默被虎欺。宿構零駢璇玉賦，失拈落韻省耕詩。【試題為「璇璣玉衡賦」、「省耕詩」。】若教修史真羞死，勝國君臣也皺眉。」

### 商容改姓

康熙己未，聖祖詔修《明史》，鄭人之與其役者，人知有萬氏季野與其兄子九沙太史經、五河太守言及姜西溟耳，而教諭左臣黃實亦從事祕書，並參明史館務。教諭古文有盛名，其為人疏散，任本色，最重名節。同縣周鄆山徵君容，明遺民也，志行孤貞，皎然塵表，願以名高未絕酬應，教諭累諷之。一日忽諧之曰：「商容易代，受武王表閭之寵。赴謝鎬京，道逢伯夷，勸其改姓，信有之乎？」徵君笑不答。

### 夷齊陸續到皇畿

鄭寒村與潘次耕遇於柯都諫家，鄭以「夷齊陸續到皇畿，日向朱門乞蕨薇」一絕嘲潘。潘和韻答曰：「蒲東回首思依依，欲向關西心事違。輸卻櫻桃紅一點，春風重著繡襦歸。」潘詩所使之事，切合鄭姓，每句皆然。

### 妾等願守西山之節

長洲汪琬，字鈍翁，以應康熙己未博學宏詞科入翰林，居京師，遣人南歸迎其兩妾。兩妾皆不行，曰：「此老宦與方濃，妾等卻願守西山之節。」同年諸名士為別納一姬，王漁洋戲作《花燭詞》，有云：「羸女吹簫引鳳雛，莫將縑素怨狂夫。似聞一語分明寄，我見猶憐況老奴。」蓋調之也。

### 貽誤後學

毛西河嘗與閻百詩論地理，語多穿鑿，百詩太息曰：「汪堯峰私造典禮，李天生杜撰故實，毛大可割裂經文，貽誤後學不淺。」

### 澄清海甸保障東南

康熙朝，商邱宋牧仲舉撫吳□九年，嘗修滄浪亭，刻《滄浪亭小志》，又修唐伯虎墳。然似有不慊輿情處，其撫署東西兩轅門榜曰：「澄清海甸，保障東南。」時有加三字成聯句云：「澄清甸滄浪水，保障東南伯虎墳。」宋嘗自題滄浪亭聯曰：「共知心似

水，安見我非魚。」或改水為火，改魚為牛，暗合其名，亦堪一噱。

### 綠林昨夜繞官街

于清端公成龍撫直隸，築長牆於大道以禦響馬，後以勞民，罷之。趙恆夫有詩諷之曰：「百里長牆攔賊馬，綠林昨夜繞官街。」

### 何不出家

吳蘭次太守綺嘗遊廣州，有僧大汕者，日奔走於諸貴之門。一日，語吳以應酬雜遝，不堪其苦，吳笑應之曰：「既以為苦，何不出家？」

### 賜水晶煙管

聖祖不飲酒，尤惡吸煙。溧陽史文靖、海寧陳文簡兩公皆酷嗜淡巴菰，不能釋手。及南巡，駐蹕德州，聞二人之嗜也，特賜水晶煙管以諷之。偶呼吸，火燄上升，爆及脣際，乃懼而不敢用。遂傳旨禁天下吸煙。

### 寧不食兩廡特豚

朱竹垞太史晚年自訂詩集，不刪《風懷》一首，曰：「寧不食兩廡特豚也。」袁子才曰：「竹垞果刪此詩，豈真得廁兩廡？」即竹垞亦非真有此意，蓋以典禮太濫，甚有名行無攷，附會性理數言，遽與程、朱並列者，竹垞恥之，託詞自免，蓋意在譏時耳。

### 相公紙尾之學

李文貞公光地幼工舉子業，好為坊社選文，嘗自誇其明文前選之精，曰一鄉，士子有能熟於此者，可永免兵水之災。全謝山痛詆之，謂：「相公紙尾之學，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，盡在於此。」

### 何不開齋

朱相國平涵嘗館一貴人家，其人奉齋。一日怒庖，凡易□餘品，俱不稱意。朱笑謂之曰：「何不開齋？」

### 嘲灼文

平湖錢起隆有所著制藝一卷，名《採芳集》，皆摘《四書》中豔麗字句，游戲成文，嘻笑怒罵，無所不有。如灼字題文云：「宿瘤也以為仙姬，姣僮也以為嬌客，在媒或以眾見共聞尚存廉，恥而灼乃備極其形容，優隸也以為俊秀，貧窶也以為豪華，在媒早以微言溫語任意相欺，而灼乃更從而點綴。」又云：「本以婦人輕信之耳，灼復鼓彼如簧，遂使母氏專權，父雖欲禁之而不得。本以深閨獨處之嬌，灼竟誘諸觀面，遂使高堂未許，舌先遙慕之而如迷。灼之巧者，意僅切於肥囊，灼之拙者，幻亦生於閨歷，儻以彼列諸冠蓋，即蘇、張遊說之儔。灼之老者，口舌既堪惑女，灼之少者，容貌並可悅男。故以彼略試逢迎，遂諧秦晉婚姻之好。」

### 兩三杯水作波濤

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既告歸，一日，偶步村中，見一家方祝壽，高懸某太史所書壽聯，近前睨而視之。某見其衣冠古樸，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答曰：「詩翁。」某訝然曰：「汝能詩乎？」乃以水吊子命題，令立詠。文貞援筆立成，云：「腰圓腹扁土沙包，纔上紅爐氣便豪。小物不堪成大器，兩三杯水作波濤。」某大慚，乃俯首謝罪焉。

### 不群終恐太分明

蔡琬，字季玉，高文良其倬之夫人，綏遠將軍毓榮之女，尚書珽之妹也。濡染家學，能詩詞，兼通政術。文良敷歷中外，宦轍所隨，輒為代撰疏檄。文良撫蘇，屢為總督某所傾，而文良卓然孤立，終不附和。偶詠白燕，得句云「有色何曾經假借」，對屬未就，構思久之。夫人詢其故，具以告，乃代對曰：「不群終恐太分明。」蓋風之也。夫人詩集不傳，世僅傳其《九華寺》一章，曰：「蘿壁松門一徑深，題名猶記舊鋪金。苔生塵鼎無香火，經蝕僧廚有蠹蟬。赤手屠鯨千載事，白頭歸佛一生心。征南部曲今誰是，剩有枯禪守故林。」蓋敏榮里吏議後，棄家人空門，九華寺即其卓錫處，故詩云然。

### 鳥盡弓藏免擒狗殺

世宗之即帝位也，年羹堯實與有大功。故羹堯得罪時，自訟疏中首云：「臣功最高，臣罪最重。憶自先皇帝升遐之日，臣首蒙皇上特擢，比時宮闈未靖，西醜跳梁，內多跋扈窺尾之虞，外有不服不臣之懼。臣於斯時，不惜身命，與參密勿，俾天下享太平之福，誠如明旨。」云云。中言：「鳥盡弓藏，免擒狗殺。」末謂：「雖欲臣死不得不死，獨奈何被以惡名，而死以九族，恐有乖天地之和。」

### 以冠加之於首為妙

張文和公廷玉事高宗久，與鄂文端公爾泰同官□餘年，往往竟日不交一語，鄂有過，必微語諷之。鄂嘗於暑日脫帽乘涼，宅宇湫隘，環視曰：「此帽置於何所？」張徐笑曰：「還以加之於首為妙。」鄂不怡者數日。

### 煙勿多吸

武進劉文定公綸，少貧，至絕食。嘗以竹煙筒乞煙草於鄰，鄰諛曰：「煙消食，勿多吸也。」

### 文不足一寓目

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古文自命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臨川李穆堂侍郎紱輕之。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，纔閱一行，即還之。望溪甚怪，曰：「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望溪益恚，請其說。穆堂曰：「今縣以桐名者有五：桐鄉、桐廬、桐柏、桐梓，不獨桐城也。省桐城而曰桐，後世誰知為桐城者？此之不講，何以言文？」望溪默然者久之，然卒不肯改。金壇王若霖嘗言望溪以古文為時文，以時文為古文，論者以為深中望溪之病。錢竹汀亦不滿之。

### 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

錢塘龔明水嘗謁方望溪，望溪議論風發，龔拱聽久之，避席贊歎曰：「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矣！」望溪矍然，問第一第二何人。龔徐曰：「貴老師安溪先生，令兄百川先生，非與？」望溪默然無以應。

### 將軍提防提防

粵中莊尚書有恭，幼有神童之譽。家鄰鎮粵將軍署，時為放風箏之戲，適落於將軍署之內宅，莊直入索取，諸役其幼而忽之，未及阻其前進。將軍方與客對弈，見其神格非凡，遽詰之曰：「童子何來？」莊以實對。將軍曰：「汝曾讀書否？曾屬對否？」莊曰：「對，小事耳，何難之有？」將軍曰：「能對幾字？」莊曰：「一字能之，一百字亦能之。」將軍以其言之大而誇也，因指廳事所張畫幅而命之對曰：「舊畫一堂，龍不吟，虎不嘯，花不聞香鳥不叫，見此小子可笑可笑。」莊曰：「即此間一局棋，便可對矣。」應聲云：「殘棋半局，車無輪，馬無鞍，砲無煙火卒無糧，喝聲將軍提防提防。」

### 上佛骨表者亦信佛

周文恭公煌以乾隆庚辰典閩試，陸辭，召問颶風及天后顯應事。高宗笑曰：「爾輩是上佛骨表者，亦信佛耶？」

### 九流三教

舉人大挑，始於乾隆丙戌科。吏部新議選法：一等用知縣者，又借補府經歷，直隸州州同、州判，散州州同、州判，縣丞，鹽大使，藩庫大使，凡九班；二等以學正、教諭用，借補訓導，凡三班，時謂之九流三教。

### 胸中烏黑口明白

滿人多工於應對，某有戲贈四品宗室某聯云：「胸中烏黑口明白，腰際鵝黃頂暗藍。」【黃色以赭黃為最貴，杏黃次之，鵝黃九次之。黃帶子皆鵝黃，宗室腰帶皆鵝黃色。】

### 戲無益

錢塘徐文穆公本予告歸杭州，這里中社事正盛，晝夜相競，有戲場數處，各以臺上燈聯求書。卻之不可，乃大書曰：「防賊防奸防火燭，費錢費力費工夫。」復書一扁曰：「戲無益。」眾喻其意，遂止。

### 以矇瞎稱官

黔中苗人，私稱官府曰矇，粵西稱官曰瞎，稱官府之僕從皆曰老爺，各衙門曰朝廷。矇瞎之稱，殆《春秋》一字之譏歟？

### 麵糊軍機

軍機處章京一職，必以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者承充。凡面奉諭旨發下之摺，俱由大臣折角以為暗記，如何則議奏，如何則照請，章京一一分別擬稿，經王大臣過目，合格者，用筆加一圈於紙背，交原人謄正，然後黏諸摺面。其自揣庸陋者，惟持麵糊罐以俟，一一黏之。事畢，乃相率退出，時人遂有麵糊軍機之號。

### 刑部四無

諺曰刑部四無，謂門無扁、堂無點、官無錢、吏無臉也。

### 卓爾停問字車

蔣心餘、袁子才、秦大士嘗集尹文端公署中聯句，蔣先成云：「卓爾人停問字車。」尹曰：「此教官請客詩也。君詩才氣橫絕，而時有疵累，尚坐不精思耳！」

### 合先後天而畫袁子才

袁子才請羅兩峰畫像，因不甚似，以像寄還，並寓以書曰：「家人目中之我，一我也；兩峰畫中之我，一我也。或我貌本當如是，而當時天生之者之誤耶？又或者今生之我雖不如是，而前世之我、後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？故兩峰且舍近圖遠，合先後天而畫之耶？家人既以為非我矣，藏於家中，勢必誤認為灶下執炊叟，門前賣漿之翁，且拉雜摧燒之矣。兩峰居士既以為似我矣，若藏之兩峰處，當必推愛友之心，自愛其畫，將與《鬼趣圖》冬心、龍泓兩先生像共薰奉珍護於無窮。故不敢自存，託兩峰代存。」

### 附庸風雅小名家

蔣心餘《臨川夢·隱奸》一折，寫陳眉公上場，有一七律，調笑眉公，諛而近於虐矣。詩云：「妝點山林大架子，附庸風雅小名家。終南捷徑無心走，處士虛聲盡力誇。瀨祭詩書充著作，繩營鐘鼎潤煙霞。翩然一隻雲間鶴，飛去飛來宰相衙」論者謂心餘譏仲醇太過，不知心餘乃借仲醇以諷袁子才耳。所云「年未四□，焚棄儒冠，自稱高隱」，試思仲醇何曾不應科舉？實即趙雲翼控詞之先聲也。

### 後堂恐有未眠人

尹文端久督兩江，袁子才以門生故，時得出入節署，與文端唱酬無虛夕。而文端多姬侍，袁嘗戲以詩曰：「才高湧出筆花春，韻自天然句自新。吟至夜深公自愛，後堂恐有未眠人。」

### 能知味也否

袁子才《詠箸》詩云：「笑君攫取忙，送入他人口。一世酸鹹中，能知味也否？」

### 福驢

乾隆朝，長白福大宗伯慶工詩。由熱河回都城時，謁成邸，成叩其新製，宗伯以《途中即事》對，內有「蟹螯驢背舞，蟬翼馬頭吟」之句。成戲曰：「古有崔鴛鴦、鄭鷓鴣，君其福驢乎？」

### 忘己

李元亮，昭信伯永苞五世孫，乾隆時任兵部尚書。性剛毅，聰慧過人，背誦兵馬名籍，一字無遺，遇事多當上意。嘗以籍隸漢軍為恥，輒於儔人廣眾中，訐漢軍之短，頗中其失。一日，復縱談不已，和恭王笑曰：「公言良確，然忘己矣！」李嗒然而退。

### 刺時文

吳江徐靈胎有權奇倜儻之名，年將八□，猶談論風生。門臨太湖七□二峰，招之可到。有佳句云：「一生那有真閒日，百歲仍多未了緣。」自題墓門云：「滿山靈草仙人藥，一徑松風處士坟。」靈胎有戒賭、戒酒、勸世道情，語雖俚，恰有意義。刺時文云：「讀書人，最不齊，爛時文，爛如泥。國家本為求才計，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題，兩句破題，擺尾搖頭，便道是聖門高弟。可知道三通、四史，是何等文章？漢祖、唐宗，是那一朝皇帝？案頭放高頭講章，店裏買新科利器，讀得來肩背高低，口角噓唏。甘蔗渣兒，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？孤負光陰，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他騙得高官，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氣。」

### 故交為孔孟

某司空督學中州，好出搭題，防勦襲之弊，致經文多割裂，法時帆學士惡之。後復督學楚中，往辭法，法多所獎譽，某心喜。臨行時，送至中庭，曰：「楚中有一故交，代為誣謗，可乎？」某詢其姓氏，法曰：「孔、孟二夫子，著述已千載，請公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。」

### 既富何加

乾隆某科會試，有某舉人固稱富於時者，夾帶被搜，枷號於貢院前。其同年友嘲之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

### 不識字者樂

紀文達公昉官翰林時，一日草制，以苦思不就，負手巡廊行，聞鼾聲，跡之，則一老軍臥廊下。擊以箠而醒，因詢之曰：「黑甜鄉之游，樂乎？」答曰：「樂。」乃以箠示之，令其認字，答曰：「不識。」紀乃曰：「人生識字憂患始，汝不識字，樂莫甚焉。」

### 個個草包

某總兵予告歸里，大起第宅，請於某名士，乞書堂匾，乃為書「竹苞堂」三字。蓋總兵不知書，家中皆紈袴子弟，目不識丁，故以個個草包諷之也。

### 活佛成死鬼

乾隆庚子，西藏活佛來朝，供張極盛，居雍和宮，遠近僧徒參謁者日以千計，活佛高坐跏足，無少動也。未幾，以出痘死。有好事者贈以輓聯云：「渺渺三魂，活佛竟成死鬼；迢迢萬里，東來不見西歸。」又有贈之者云：「紅豆相思，活佛變成死鬼；曇花一現，北京即是西天。」

### 補子胡同

和坤當國，一時朝士趨之若鶩。和每日入署，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何道左，惟恐後期。時稱為補子胡同，以士大夫皆衣補服也。或以詩嘲之云：「繡衣成巷接公衙，曲曲彎彎路不差。莫笑此間街道窄，有門能達相公家。」

### 貪墨之風至此

和坤嗜書畫。一日，在直廬，手持水墨畫軸，適為韓城王文端公杰所見，審視久之而言曰：「今日貪墨之風，何竟一至於此！」

### 錢可通神

占文王課者，多用錢以定奇耦，因名金錢課，是筮法之變，非京房《易傳》之錢卜也。或有以問金匱錢梅溪者，答曰：「錢可通神，自然靈驗耳。」

### 不能搬運到黃泉

元人弔脫脫丞相云：「百千萬貫猶嫌少，堆積黃金北斗邊。可惜太師無腳費，不能搬運到黃泉。」乾隆末，和坤益驕富，或以

此詩書其門，大索不得，未幾遂敗。

### 雙黃鵠不稅錢

蘇州滄墅關之榷吏，例由內務府司員充之。乾嘉時，其缺最賔，有日進斗金之謠。蓋稽察嚴，收稅苛，過客無一能免也。或為詩譏之云：「落日停橈一水前，行人爭道使君賢。雲間縱有雙黃鵠，飛出吳關不稅錢。」

### 打兔子

畢秋帆制軍為陝西巡撫時，幕賓大半有斷袖之癖。一日，畢忽語云：「快傳中軍參將，要鳥鎗兵、弓箭手五百名，進署伺候。」或問何為，曰：「將署中所有兔子，俱打出去。」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仁虎以丁內艱游秦，為關中書院山長。曹與畢有連，恆居節署。畢偶於清晨詣其室，學士正酣臥，尚未啟門也。見門上貼一聯云：「仁虎新居地，祥麟舊戰場。」畢笑曰：「此必錢獻之所為也。」後畢移鎮河南，幕客之好如故，畢又作此語。或正色謂之曰：「不可打也。」問何故，曰：「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。」畢復大笑。

### 詩人固如是乎

汪容甫為諸生時，肄業揚州安定書院。山長沈編修祖志好為詩，往往詬示座客。一日宴會，酒酣，出詩示客，客譽之不絕口。次至容甫，容甫擲不觀，大言曰：「公為人師，不以經世之學詔後進，而徒沾沾言詩。詩即工，何益於生民？況不必工耶？」沈夙負時名，聞言，慍曰：「僕雖不賢，猶若師也。師可狎乎？」容甫復摘《三百篇》疑義叩之，沈面赤，不能答。容甫撫掌曰：「詩人固如是乎？」拂衣大笑出。一座驚作，不知所為。

### 得吾罵亦大難

汪容甫饒口辨，好罵當代盛名之人，聆之者輒掩耳疾走。或規之，應曰：「子謂吾喜謾罵人乎？人得吾罵，亦大難。或言吾罵某某不通者，妄耳。彼方苞、袁枚輩，吾豈屑罵之哉！」

### 肯作詩便是名家

海豐張穆菴映璣，嘗為兩浙鹽運使。性滑稽，與人談話，輒以諧謔出之。嘉慶丙辰三月，與阮文達公元、秦小峴侍郎瀛、謝方伯啟昆同遊西湖，即席賦詩，張惟默坐他席，笑曰：「公等皆起家科第，自能吟詠。余雖納費入官，乃亦有句，可求教否？」因朗誦曰：「春來老腿酸於醋，雨後新苔滑似油。」合座稱善。謝語之曰：「君肯作詩，便是名家矣。」

### 論詩擇地擇人擇時

大興翁覃溪閣學方綱，負儒林重望，文士咸樂就之。一日，與劉芙初、吳蘭雪、李蘭卿同居詩境軒中互坐談時，忽聞人持柬入報，有客求見，已闖入外廳矣，因聞有客在內談詩，即拂衣逕去，同人皆嘿然。覃溪笑曰：「我數日前，甫聞客談一事，今正可為諸君述之。杭州湧金門外社廟下多泊漁舟，比有漁人，夜深，聞祠中人語嘈雜，似有人控訴聲。神呵曰：『何物野鬼，敢辱文士？當笞。』又聞剖訴曰：『月明人靜，幽魂暫游水次，聊解窮愁。此二癡措大，刺刺論詩，眾皆不解，厭聞引退則有之，未敢觸犯也。』神默然良久，曰：『論詩雅事，亦當擇地擇人，先生休矣。』俄見祠中燐火，絡繹而出，遙聞吃吃笑聲不已。方今青天白日，似不宜有此，諸君若當清夜，則毋寧慎之，免死鬼厭聞也。」蘭雪曰：「誠如是言。則不但擇人擇地，並須擇時。世路愈窄，人多於鬼，可若何？」覃溪曰：「我所言，戲之耳。若吾子所言，則狂奴故態也。夫癡不過招厭，狂則必招忌。人誠多於鬼，吾子既不能超出世路，則無寧慎之，免使鬼笑人也。」

### 畢不管福死要陳到包

畢沅任兩湖總督時，福寧為巡撫，陳准為布政，三人朋比為奸。畢性迂緩，不以聽政為事；福陰刻，廣納苞苴；陳則摘人瑕疵，務使下屬傾囊解橐而後免。時人謠曰：「畢不管，福死要，陳到包。」又言畢如蝙蝠，身不動搖，惟吸所過蟲蟻；福如狼虎，雖人不免；陳如鼠橐，鑽穴蝕物，人不知之，故激成教匪之變。畢死後沒，陳為初頤園劾罷，惟福幸免。

### 嘉慶喫飽

和坤於乾隆朝枋政二□年，嘉慶己未，高宗崩，仁宗賜之死，籍沒家產，所得凡值八百兆有奇，悉以輸入內府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和坤跌倒，嘉慶喫飽。」

### 且白室

嘉慶初，南匯有富人某，大治第宅，欲乞名流題齋匾以增重。時吳稷堂省蘭方解組歸，乃介人贈金幣，乞書。吳知其幼嘗為人奴也，意輕之，為書「且白室」三字焉。或叩以何據，且疑為平且之氣之別解也。則曰：「君亦知梨園腳本乎？且之上場，作何聲口？」客大悟。蓋且每自稱奴家也。

### 一團和氣

南匯吳白華，名省欽，稷堂之同懷兄弟也，皆躋顯要。當和坤未第時，嘗受業於稷堂。及坤貴，白華藉其力，典試者九，感坤德，遂以師禮事坤。典試之門生皆恥之，蓋須沿俗例稱坤為太老師也。嘉慶己未，坤敗，白華削職歸，門生有獻畫幅者，所繪為一團和氣也。

### 鑽狗洞

嘉慶甲子，車駕幸翰林院，欲令與宴者即席為詩。朱文正公奏諸翰林皆蒙賜酒觀戲，恐心分，不能立就，仁宗允之。朱出，語諸翰林曰：「若是日即席為詩，諸君能不鑽狗洞乎？」

### 斯文掃地不孝通天

儀徵阮文達公元為編修時，遭喪家居。會公宴，與吳穀人祭酒錫麒同座，互論詩詞。祭酒帽忽墮，阮出對云：「吳祭酒脫帽談詩，斯文掃地。」吳應聲曰：「阮太史居喪觀樂，不孝通天。」

### 能解春秋有幾人

阮文達為江西巡撫，時胡秉耀奉明裔朱毛裏起事，聞報，亟徵各營會攻，胡被擒。又調兵至崇義，擒鍾體剛，同黨二□餘人皆論死。臨刑，胡謂劊子曰：「吾以為一刀舉起，則人頭落地，今乃煩君等數□刀耶？」行刑後數日，有函投阮室，啟視之，胡在獄中所著詩也。詩曰：「能解《春秋》有幾人，漫將劉備作黃巾。讀書怕見東林傳，為有儒生入貳臣。」「南渡詞臣說彥章，筆鋒能抑亦能揚。為憐未解金人禍，草創徒工殺李綱。」「幾多豪傑輔元胡，富貴人生不可無。論古且看明代史，因何文廟貶姚樞。」「讀書萬卷桑維翰，五代雄才有幾人。惟向胡兒輕屈節，何如郟邑鐵將軍。」阮閱之，曰：「此人固亦解文字也。」

### 天下三王本一家

有王某者，居於鄉，家小康，飽食暖衣，自以為富而未貴也。偶至鎮，過巡檢之署，值其出，弓兵前導，僕從後隨，輒嘖嘖稱羨曰：「是亦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。」久之，遂納贖為從九品，意謂掌銅印，縮墨綬，在指顧間矣。自是而遨遊戚友間，益以門閥自誇，見有堂懸石谷所畫之屏者，則曰：「此家二房叔曾祖也。」有手持夢樓所書之扇者，則曰：「此余未出世之族兄也。」凡王姓之仕宦者，必引為同宗，聞者皆匿笑之。

未幾而分發江西。一日，班謁方伯，時方伯為袁柏田，忽謂大眾曰：「僕有俚言，欲贈王君，試為諸君誦之。」蓋嘲之也。語畢而笑吟曰：「天下三王本一家，任君東扯與西拏。太常山左稱同族，方伯江南號夢華。【時江南布政使亦王姓。】舍弟粵東貽羽緞，家兄黔口寄團茶。行香若過靈官廟，五百年前叔太爺。」

### 請上坐泡好茶

揚州之平山堂，有僧主之，阮文達嘗於予告後往游焉。時僧方據紙作楹帖，文達布袍葛履，旁立觀之，僧以為村叟也，漫呼



曰：「坐，具茶。」書罷，叩其姓，文達以告，僧以為文達之族人也，遽加禮，云：「請坐。」並呼泡茶。坐定，叩何字，文達以實告。僧惶遽失措，拂炕，請上坐，亟令泡茶。旋以所備紙墨乞文達作書，文達濡毫據案，沉吟曰：「無好聯語。」俄書云：「坐請坐請上坐，茶泡茶泡好茶。」

### 見龔則聰交龔則闊

阮文達居揚州，有以鄙事相浼者，輒佯作耳聾以避之，獨龔定庵至，必劇談，恆罄日夕，且時周給之。或為之語曰：「阮公耳聾，見龔則聰；阮公儉嗇，交龔則闊。」阮、龔聞之，皆大笑。

### 長林豐草禽獸所居

嘉慶某年，翰詹大考，賦題為「正大光明殿」。試後，有部郎數人小集，偶論及此題之難，而忘其韻腳，方仰首凝思。龔定庵適在座，曰：「吾當憶之。」俄頃則曰：「『長林豐草禽獸所居』八字耳。」

### 舍弟家兄

武昌某諸生居鄉，好吟詠，有妻有妾，如齊人也，而帷薄不修，鄉人皆恥之。一日，偶詠百韻詩，中有一聯云：「舍弟江南沒，家兄塞北亡。」詩成，以呈某名士。某名士愀然曰：「君之家運，何至此乎？」某曰：「實無其事，惟圖對偶工整耳！」乃語之曰：「君何不云：『妾妾眠僧舍，嬌妻宿道房。』既可取悅於妻妾，而又可保全兄弟二人之生命也。」

### 莫教泉路怨非刑

嘉慶中，那啟泰任黑龍江將軍。屬僚畫稿，例在五更後，那至日高始出視事，抵暮方散，故僚吏日僅得一食。尤喜用酷刑，造大枷，一枷累四五人，笞人每如限，加至四五倍以上，俟其皮肉綻裂，復漬之以鹽。絞囚既決，折其筇使斷，曰：「恐其甦而亡去也。」識者謂此與腰斬何異。時管庫主事西清有口號云：「盛世不聞腰斬律，莫教泉路怨非刑。」那聞之，始稍改。

### 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

「周全天下事，廣積世間財」。此嘉慶間山東民謠。緣內務府大臣廣興、左都御史周廷棟奉命往山東審案，廣興贖貨營私，周廷棟為之隱飾，眾怨繁興，謗書騰播，此四字遂達天聽。讞鞫得實，奉旨，廣興伏法，廷棟屏斥不復用。

### 易字多一圈

高桐村，名景光，善談諧。一日，以田產事詣某富室，主人託故不出，高坐書塾以候之。時塾師方教「於緝熙敬止」句，「於」字作本音，高彥戶入，師襍無禮，問何事，高曰：「以族人交易【去聲。】事來。」師曰：「何謂交易？【去聲。】」曰：「田土往來也。」師曰：「當是交易。【入聲。】」高曰：「然。先生於『於』字上少一圈，我故於『易』字多一圈以補之。」師自知己教別字，諄囑勿宣，並為調處其事。

### 墨卷

制義中有所謂墨派者，腐爛惡劣，有即以墨卷為題，而作二比文以嘲之者。其文曰：「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吾心實中懷之在抱，久矣夫，千百年來，已非一日矣。溯往事以追維，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籍。元后即帝王之天子，蒼生乃百姓之黎元，庶矣哉，億兆民中，已非一人矣。思入時而用世，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。」疊床架屋，的有此病，然僅以句調論，固圓熟無比也。

### 小試文怪謬

小試文怪謬百出，有引用味味我思之，誤作妹妹者，閱者評曰：「哥哥，你錯了。」又有事父母題文，其承題曰：「夫父母，何物也？」閱者評曰：「父，陽物也；母，陰物也。陰陽配合，而乃生此怪物也。」又有雞字題文者，中比曰：「其為黑雞耶，其為白雞耶，其為不黑不白之雞耶？」閱者評其下曰：「蘆花雞。」對比曰：「其為公雞耶，其為母雞耶，其為不公不母之雞耶？」閱者評其下曰：「闖雞。」

### 嘲童生聯

童試最繁，縣考府考，除正場外，各覆四試，終之以院試，願考經古算學者，則又各考一場，院試不售，已負數日之光陰矣。或有仿徐茂宗輓妓蘇林聯之句調以嘲童生，聯云：「試問數日天磨折，卻苦誰來？如蠟自煎，如蠶自縛。沒奈何學使按臨，曾語人云，我固非朽腹者，不作第二人想也。嗚呼！可以雄矣。憶昔至公堂畔，明遠樓邊，飯夾蒲包，袋攜茶蛋。每遇題牌之下，常勞刻板之謄。昌黎無此文，義之無此字，太白無此詩。縱教運蹇時乖，拚教滾跌，猶妄想完場席席，得列前茅。況自家點點圈圈，刪刪改改。」對云：「豈圖兩三次簸翻，竟拋儂去，望魚常杳，望肉常空。料不定禮房寫字，爰為官計。彼必有衡文者，詎將後幾牌刷耶？噫噫，殆其截哉！迄今照壁緣慳，轅門路斷，羞貽婢僕，賀鮮親朋。愁聞更鼓之聲，怕聽報鐘之響。廩生弗能保，書辦弗能求，鎗手弗能殺。或者祖功宗德，尚有留貽，且錄將長案姓名，進觀後效。合有個袍袍套套，頂頂靴靴。」

### 夫子嚇一跳

黃陂武生某，鄉試不第，歸而習文，未幾入泮。其謁聖日，方行禮，其廩生大唱曰：「武生入文廟，夫子嚇一跳。子路打一躬，咱的門生到。」

### 茅房未便貼春宮

有賦詩嘲嘉、道間御史者，曰：「昨宵相遇關門東，數語寒暄又上驄。為說明朝有封事，茅房未便貼春宮。」蓋是時臺諫相率緘口，即有言者，亦摭拾細故，苟以塞責，與宋時所傳「是何穆若之容，忽睹卷然之狀」者同一笑噓也。

### 孔子之後有孔明

柯城張文和公之孫若霽，以部郎出為山東濟南府，善譚論。時藩司為阿某，胸無點墨，好以門閥自矜。一日，於署中演劇，遍招同官歡宴，時演《孔明借箭》，阿笑調座客曰：「孔子之後，乃有孔明，可見善人自有善報。」眾知其誤，莫敢置對。張獨進曰：「豈獨善人有善報，試觀秦始皇之後，乃有秦檜，豈非惡人亦有惡報乎？」藩司點頭稱是者再。

### 龜有雌雄總姓烏

道光朝，浙撫有烏姓者，頗注重書院，嘗親自蒞試。院中例供諸生食飯，諸生爭食，至於攘奪，烏笑曰：「好一群老鼠。」未幾，見一紙在公案，取視之，乃一聯，文曰：「鼠無大小皆稱老，龜有雌雄總姓烏。」

### 畢生事業蓋世功名

烏中丞在浙江，治海塘極勤。而杭人不滿意，為聯以戲之曰：「畢生事業三書院，蓋世功名一海塘。三書院者，崇文、敷文、紫陽也。」

### 眾人叫一聲丈人

常熟廩貢生吳某，常以三婿驕人，或為聯以諷之曰：「乾隆生，嘉慶廩，道光俊秀，此老是三朝元老鄒七貴，包八富，賀九書香，眾人叫一聲丈人。」吳聞之，慍曰：「止三婿耳，何得云眾！」或曰：「三人成眾，汝知之乎？」

### 垂老還登少女

仁和胡書農學士敬，為浙江省城崇文書院山長。時監院為杭州人孝廉王某，其年已大衍，嘗豔西湖岳氏女，託人通辭，竟與昵，遂挾以歸。其家本有二女，並饒姿色，隨監院去者，其姊也。胡乃為《湖堤曲》，其起句曰：「日暮湖堤萬株柳，仰山樓畔一杯酒。」結句曰：「聞說他家有二喬，小喬更比大喬嬌。勸君好與殷勤護，莫再湖邊放畫橈。」中有句云：「垂老還登少女。」蓋王平時頗以端正自命，自言已數年來，足不登少女之，故及之。大吏聞此詩，遽撤監院差。

### 胡蜂歷亂飛

道光時，杭城諸生有俞少卿名城者，頗有文才，允工試帖。肄業崇文書院，屢試率不得前列，頗憤憤。時山長為胡書農，胡偶以「蜂重抱香歸」命題，俞作首二句曰：「爾亦知香臭，胡蜂歷亂飛。」胡見之，甚不悅，謂俞之師黃鄉泉珣曰：「此人，汝徒耶？奈何如此！」黃搖首曰：「彼尚以君為足教，故有此；若我輩，更在彼不屑教誨之列矣。」胡默然。

### 雞芭狗石

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嘗幕遊浙江，有乞其書者多應之，而恆不作畫。一日，藩司設酒招飲，並盛氣相陵，酒酣耳熱，出丹青鉛筆，舒紙乞其八法。子貞知不可卻，因援筆作芭蕉、石、雞、狗四幅。藩司大悅，以為有殊榮也，幕僚之同席者，亦力言其畫之超妙。他日，藩司壽其母，以四幅飾花廳壁，方自鳴得意，有某名士進曰：「懸挂之次序誤矣！須雞第一幅，芭蕉第二幅，狗第三幅，石第四幅。」藩司問其故，笑不言，固問之，曰：「意蓋謂雞芭狗石也。」

### 南省無如卑職者

湖南鄧訓導顯鶴博學能詩，選元湘耆舊詩集，搜羅文獻頗賅。道光時，卿大夫猶知宏獎風流，鄧交游頗廣，有不逞者，嘲之曰：「藩司昨日拜區區，頃接中丞片紙書。南省無如卑職者，東齋敢說憲綱乎？一聯春海傳家寶，兩字如山鎮宅符。惟有新來陶太守，揭開手本罵糊塗。」

### 草雞毛

宗室果益亭侍郎善射，每發矢，無不中羊眼者，【鶴的正中一點謂之羊眼，京師語。】人因呼之為果羊眼。一日，宴集，座客有呼果羊眼者，某巨公在座，笑曰：「吾得一對。」眾問之，答曰：「草雞毛耳。」都人呼人之好大言而無實濟者曰草雞毛，某故以是戲果也。

### 衣之尺寸

道光時，京城內外之成衣匠皆寧波人也。有人持匹帛命其裁剪，匠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，及科第之年份，而獨不言尺寸。其人怪之，匠曰：「少年科第者之性傲，胸必挺，宜前長而後短；老年科第者之心備，背必偻，宜前短而後長。肥者腰寬，瘦者身仄，性之急者宜衣短，性之緩者宜衣長。至於尺寸，成法也，何必問耶？」

### 逆不靖威不揚

道光王寅，英兵入沿海各省，朝廷以奕山為靖逆將軍，奕經為揚威將軍，分往廣東、浙江禦之，師久無功。時浙江巡撫劉韻珂部署防守，頗竭謀勞，又令士民獻破敵之策，咸虛心聽受，即不用，亦厚贈焉，時譽歸之。或撰聯云：「逆不靖，威不揚，兩將軍難兄難弟；波未寧，海未定，一中丞憂國憂民。」

### 糞桶當年真妙計

道光王寅，粵海戒嚴，果勇侯楊芳為參贊，備英艦之礮利，下令收糞桶及諸穢為厭勝計，和議成，不果用。有人作詩嘲之曰：「楊枝無力受南風，參贊如何用此公？糞桶當年施妙計，穢聲長播粵城中。」然楊自有兵略，此亦一時迷信耳。

### 惡心霸道

楊慶榮字亞伯，家居無行，為暴於一鄉，道路側目。或作一聯以嘲之曰：「包藏惡心，為鬼為蜮；圈成霸道，非人非羊。」蓋以亞字加心則為惡，伯字圈去聲，讀如霸，而楊之音又與羊同也。

### 六甲三場

平湖王曉蓮方伯大經未達時，極偃蹇，會試五次，始獲雋，中道光某科進士。後官京師，資用告匱。嘗與數同游西海，約需用若干，當公攤之。已而游竣，計每人須京錢六甲。六甲者，六千也，合制錢六百文耳。王誤以為六千文也，遽云：「如此鉅款，實未能應。」或為對曰：「西海一東慳六甲，南宮五北哭三場。」其扁額曰：「苦來異穡。」平湖方言謂甚苦為苦來異色，故用其語而書色為穡以戲之。

### 聚餓鬼於一堂

道光朝，京師士大夫公讎林文忠公則徐於某所，文忠久不至，眾饑甚，索食頗急。時座客祝衡哇慶蕃善諧笑，眾因請試說一笑語。祝曰：「亦知沈萬三有聚寶盆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」曰：「知沈萬三之鄰人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沈萬三之鄰，窶人子也。卒歲，無以為活，相與謀曰：『吾鄰非沈萬三乎！試以比鄰之誼，借其聚寶盆，片刻，即足吾欲矣。』僉曰：『然。』謀之沈，沈固不肯，強而後可，期以用即還，不得逾晷。聚寶盆以類為招，以金銀投盆中，俄頃，滿盆皆金銀矣。推之珊瑚、翡翠，大秦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皆然，某既攜盆歸，環顧四壁，無可投者，其妻卞急，乃以所抱兒投之。俄頃之間，滿盆皆所抱兒也，呱呱而泣，咸求乳。某頓足歎曰：『本意在求財，乃聚此餓鬼於一堂耶！』」

### 未嘗此味

桐城姚石甫觀察瑩，於道光時官臺灣道，以事為英人所訴，謫官。至四川，總督寶興見之，卒然問曰：「聞台灣產金，信乎？」意蓋有所求也。姚對曰：「某通籍二□年，未嘗此味。」寶大慚。

### 三科殿試策如出一手

道光時，泰西文學士某游京師，偶於琉璃廠肆購新科狀元策，譯而讀之，謂中國狀元誠曠世鴻才也。次科購之，則大同小異焉，又次科購之，亦大同小異焉，於是詫絕，謂三科殿試策何以出一手也。

### 兩字探花

謝夢漁侍御以道光庚戌科一甲三名第。蓋是年殿試，猶在宣宗賓天百日之內，士子於策中擡寫處，多未留意，謝遇皇上陛下之上，輒加「當今」二字，閱卷大臣以為得體。初擬以狀頭位之，以書法太劣，置第三，都人呼為兩字探花。

### 嘲出題割裂

鮑桂星督學中州，出題割裂，有刻簿子逐題作詩嘲之，盛傳於時。《詠尺湯》云：「古來慘刻算殷商，炮烙非刑事可傷。不見周文身一丈，也教落去試油湯。」《詠七□里子》云：「沒頭沒腳信難題，七□提封一望迷。阿伯不知何處去，賸將一子獨孤棲。」《詠穀與魚》云：「秋成到處穀盈堆，又見漁人撒網回。不是池中無別物，恐防現出本身來。」《詠下襲水》云：「真成一片白茫茫，無土水於何處藏。侮聖人言何道理，要他跌落海中央。」《詠寶珠》云：「揀取明珠玉任沈，依然一半是貪心。旁人未曉題何處，都向紅樓夢裏尋。」

### 你也配

成親王以書鳴乾、嘉、道間，學士謝階樹丐其書《黃庭經》小楷，某都統見之，愛玩不釋手，借觀一日夜還之。越日，以數□金購宋紙，親詣跪求，王領之，翌日即送至。某都統深喜其神速，展視，仍白紙也。惟紙角有字，細如繩頭，猝不易辨，諦視之，則「你也配」三字而已。

### 郎蘇門口號

安吉郎蘇門侍御葆辰好詼諧，初得編修時，有口號云：「未知何日升中允，且喜今年作老編。」久之，迎其眷入都，而家貧不蓄車，其出也，輒步行，有口號云：「有屋三間開宅子，無車兩腳走京官。紅白分金終歲累，春秋俸米舉家歡。」及擢御史，巡城，有口號云：「雖無紅傘巡場闊，也有青衣喝道長。毛竹板高新簇簇，鐵絲燈大亮煌煌。」蓋自諷也。

### 苟不教

道光王寅，英人再陷乍浦，以用兵乏餉，開附生捐教例，以濟急需。或有一聯曰：「廩生捐教，增生捐教，附生捐教，苟不教，於今多似蟻；紅鬼要錢，黑鬼要錢，白鬼要錢，非其鬼，到處狼如牛。」



### 著著著是是是

道光季年，京師有人製聯云：「著、著、著。【北音陟牙切。】祖宗洪福臣之樂；是、是、是，皇上天恩臣無事。」蓋謂當時之二相國也。扁曰：「如何是好。」蓋二相饒有伴食之風，造膝時絕勤獻替，唯阿容悅而已。

### 江淮河漢日月星辰

南海某太史初至京師，習官音，一日，宴會中答座客語，有曰「係係」，蓋言是是也。時某京卿在座，戲書一聯贈之曰：「江淮河漢，日月星辰。」某不知其皆歇後語也，大喜，持歸寓廬，揭之於楹。

### 以所書白楷示之

曾文正官翰林時，亦日書小楷以備考差。適其弟忠襄讀書京邸，一日，有友薦僕至，文正不欲留用，而僕固求不已，文正曰：「此僕殊糾纏，吾竟無術遣之。」忠襄曰：「但以所書白楷示之，彼必忽然舍去也。」文正怒之以目。

### 險也幾乎又一坍

道、咸間，皖人有俞某某著，嘗官川臬，輒於署中開賭，為何子貞學使紹基劾去。黃宗漢至粵，逗留於桂林，俞往謁，猶帶翎頂，黃詰之，俞詭對曰：「是兒子誥封。」後粵人知其事，乃為詩嘲之曰：「御賜花翎孔雀斑，不知無恥又拖翻。冤家遇著黃宗漢，險也幾乎又一坍。」

### 京報古文

道、咸間，士大夫猶知好名，有科目者，恥不能古文，往往用八比法雜案牘詞語為之，時人稱為京報古文。

### 磕睡軍機

咸豐時，工部侍郎杜翰在軍機，一日入對，蓋軍機大臣每以一人領班，跪頭墊，備顧問，餘惟俯伏於後也，杜班居第四。時值吏部缺人，文宗曰：「杜翰轉左。」是時杜應謝恩，而已熟睡，同列推之，良久始覺。時人謂之磕睡軍機。

### 部院難為為掌院

咸豐朝，無錫鄒壯節公鳴鶴初授廣西桂林知府，洊擢巡撫，以粵寇之亂罷歸。掌教東林書院，偶因細故，與諸生齟齬。某日，忽見廳事題一聯云：「部院難為為掌院，桂林不守守東林。」鄒曰：「是不可一日居矣。」遂出而從戎，後殉難，賜諡壯節，並開復原官，人謂為諸生一激之力也。

### 今之所謂良臣

文宗御書「清正良臣」四字賜陳某某，時某大臣適為上面責，玉音有「卑鄙無恥」語。京中傳一聯云：「卑鄙無恥，人不可以無恥；清正良臣，今之所謂良臣。」

### 武岡可是五缸州

咸豐時，雲夢許秋巖尚書兆椿以侍郎督學粵東，改授漕督。道出長沙，邑令某主供應，為營辦儀仗，於官銜牌誤書漕作糟，作詩戲之云：「平生不作醉鄉侯，況復星馳速置郵。豈有尚書兼麴部，漫勞明府作糟邱。讀書字要分魚豕，過客風原是馬牛。聞說頭銜已遷轉，武岡可是五缸州。」蓋兵部尚書為漕督兼銜也。

### 劉位坦三位令坦

貴筑黃子壽方伯彭年之夫人為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女。劉有三婿，皆以年字命名，而劉嘗自誇其婿之美，時人為之語云：「劉位坦三位令坦，喬松年、吳福年、黃彭年，劉家女待年而字。」或對云：「潘世恩累世承恩，癸丑科、乙丑科、辛丑科，潘氏子逢丑成名。」潘為乾隆癸丑狀元，咸豐癸丑重宴瓊林，其孫祖蔭同欽賜舉人，是歲，祖蔭復以探花及第，蓋三逢癸丑也。而其弟世璜以嘉慶乙丑登第，其子曾瑩為咸豐辛丑進士，故對語云爾。

### 避秦何處好

咸豐癸丑，粵寇洪秀全據江寧，嘗於鍾山試士，詩題為「四海之內有東王」得王字，五言八韻。某生卷有「膽為紅巾破，愁隨黑髮長。傷心憐姊妹，含淚別爺娘。殺賊全憑向，殃民總是楊。避秦何處好，搔首對斜陽」等句。秀全大怒，命僇之。又有獻以聯者，文曰：「一統江山四□二里半，滿朝文武三百六行頭。」

### 明中秋月暗

洪秀全據江寧時，有郭鎬者，皖之貢生也，被執，遂降之。時洪以八月三日為中秋節，郭撰一聯，為榜於門，云：「明中秋月暗，暗中秋月明，好教我不明不暗。」翌日有人投以下聯云：「長頭髮日短，短頭髮日長，試問你誰短誰長。」

### 長毛去後短毛來

粵寇之亂，富民窖金於室，及歸，而金已無存。或戲作詩云：「兵戈離亂亦天災，私喜回家有暗財。駭問何人開地窖，長毛去後短毛來。」

### 不殺長毛殺扁毛

捻匪之亂，某鎮軍防守淮西，大搜民間雞鴨，以供饌餼。或戲作詩云：「風捲塵沙戰氣高，窮民香火拜弓刀。將軍別有如山令，不殺長毛殺扁毛。」

### 擊退風雲雷電

咸豐間，蘇州大旱，官吏祈雨於玄妙觀，半月無效。一日，官吏將返署，忽見壇前懸一聯云：「妖道淫僧，一靈牌擊退風雲雷電；貪官污吏，九叩首祈來日月星辰。」

### 人不如鳥

咸豐丙辰，粵寇三陷揚州，是時居民鑒於前二次郡城之失陷，不得食，餓死者眾，聞寇至，相率出城，不敢少留。某翁服務齋局，家小康，先一日，送其眷避於鄉，己又返里，摒擋細軟，遍揭露下瓦溝，藏白鐵無數。翁素好畜籠鳥，若百靈，若畫眉，若竹葉青等，咸馴而善鳴，愛之如拱璧。至是，將往避難，回顧諸禽，益戀戀不能捨，籌畫至再，乃棄其劣者，擇佳禽而真諸表衣之間。然倉皇出門，行動多不便，以禽在衣中鳴，不得寧也，遇小寇，呵詰所從來，翁託他辭以對。或察其舉動倉皇，疑為妖，妖者，寇所加官吏之徽號也。詰益急，翁堅不肯吐，恐告寇以實，凡此佳禽將為所劫也。大怒，搏翁，持其脛而裂之。尸分為二，禽乃飛去，寇顧而大笑。顧某聞而譏之曰：「是真人不如鳥也，人之不可以有嗜好也，有如是乎！」

### 青瞎子

長白青墨卿督學江蘇，某製聯嘲之云：「白旗丁偏心真可怕，青瞎無目不成睛。」然此非實錄，青之鑒衡文字殊允也。

### 不作學政真可惜

漢陽葉名琛以大學士出為兩廣總督，善書畫，工詩。咸豐丁巳，英兵入粵，擄葉以去，粵中人士製樂府三章以刺之。其一云：「葉中堂，告官吏，□五日，必無事，點兵調勇無庸議。□三敵礮來攻城，□四城破無礮聲，□五無事靈不靈。識詩耶，占卦耶，擇日耶。」其二云：「敵礮打城破，中堂書院坐。忽然雙淚垂，廣東人誤我。廣東人誤誠有之，中堂此語無可疑。請問廣東之人千百萬，貽誤中堂是阿誰？」其三云：「敵船敵礮環珠江，鄉紳翰林謁中堂。中堂口不道時事，但講算學聲琅琅。四元玉鑑精妙極，今時文士幾人識。中堂本有學問人，不作學政真可惜。」葉有《鎮海樓題壁》之作，傳誦一時，然忍心誤國，詩雖佳，不足道也。詩云：「鎮海樓頭月色寒，將星翻作客星單。空言一范軍中有，其奈諸公壁上觀。向戎何心求免死，蘇卿無恙勸加餐。近聞日繪丹青像，恨態愁容下筆難。零丁南去歎無家，鶴訊猶傳節度衙。海外難尋高士粟，斗邊真泛使臣槎。心驚躍虎波瀾闊，望斷慈烏日影斜。惟有春風依舊返，女牆紅偏木綿花。」身在囚虜，而以使節自命，廉恥之淪喪甚矣。或謂其侍者指海水言曰：「此水甚

清。」葉皇然他顧而已。

### 相臣度量疆臣抱負

葉名琛既為英人挾之至香港，猶日作書畫以應英人之請，從者勸勿署姓名，乃題「海上蘇武」四字於末。咸豐戊午二月，展轉至印度之孟加拉，居鎮海樓上，猶日誦《呂祖經》，不廢吟詠。己未三月，病卒。英人歸其置及所作詩。讀其詩者輒憾其玩敵誤國也，為之語曰：「不戰不和，不守不死，不降不走；相臣度量，疆臣抱負，古之所無，今之所有。」

### 以紅樓夢水滸喻官民

胡文忠公嘗曰：「本朝官僚全以《紅樓夢》一書為祕本，故一入仕途，即鑽營擠軋，無所不至。而草野又全以《水滸傳》為師資，故滿口英雄好漢，而所謂奇謀秘策者，無不粗鹵可笑。」

### 左俯

左文襄嘗為曾文正所保薦，曾給以一札，有「右仰」字樣。左微哂曰：「彼寫右仰，豈將令我左俯乎？」嫌隙由是而生，其後竟如水火。

### 貂不足豕而啼

咸豐朝，湖北候補府續立人充省城保甲總局會辦，為政嚴厲。一日出門，見肩輿中忽揭有一聯，其辭曰：「尊姓原來貂不足，大名倒轉豕而啼。」上句用貂不足狗尾續，下句用豕人立而啼也。續大怒，告之鄂督胡文忠。文忠亦以此風萬不可長，札飭首府縣嚴拿重懲。越日，續又謁文忠，文忠一見，即拱手道歉，謂：「此聯乃某所戲撰者。彼有此美才，而令沉淪於下，是吾過也。已令其入幕為上客矣。」蓋文忠愛其語雋，以物色得之也，續乃不敢贅一辭。

### 道旁苦李

平江李元度，字次青，事曾文正。咸豐庚申，粵寇擾浙，李領偏師與戰於衢州，大敗，亡六七千人，文正劾之，並自請議處。軍中有作聯頌以諛之者，聯曰：「士不忘喪其元，公胡為改其度。」額曰「道旁苦李。」

### 譏京師各署之事簡

京師各部院有公事至簡者，堂司各官，惟日一到署，小坐而已。或投一聯嘲之云：「大人套車，中堂請轎；【京師與人工資甚昂，若大拜，則以體制所在，不得不坐轎矣】茶房開飯，蘇拉【滿語在官人役也】倒茶。【斟茶於杯，京諺謂之倒茶，蓋自壺傾出之也】」

### 轎夫比京官

京諺，以轎夫喻四種京官，前一為軍機，揚眉吐氣，前二為御史，不敢放屁；後一為翰林，昏天黑地；後二為部曹，全無主意。范叔度鑿由庶常改刑部，入軍機，擢御史，人戲稱為四夫先生。

### 尊寵亦古色古香

王王秋，名闈運，即湘綺老人。咸豐中，客粵撫幕，納粵女為妾，名大崽，寵愛逾恆。一日，設筵宴客，席間極論文章之弊，拊几興歎，謂書須讀秦漢上，六朝以往，等諸自郤。旋呼大崽出謁座客，既黑且醜。一客乃拱手賀之曰：「高論良當，誠春風時雨之化也。即尊寵古色古香，不屑屑作六朝標格矣。」王不知其諛己也，愕眙問故。客曰：「世寧有如此之六朝金粉耶！」一座大噱。然大崽善為清歌，每當花陰月午，歌一聲月子彎彎，不啻白石道人雪夜泛舟垂虹橋下，小紅低唱我吹簫也。

### 橐駝老鴉

同治以前，京師士大夫嘗目翰林為橐駝，譏其臃腫緩步也；科道為老鴉，譏其發聲不祥也。

### 富貴威武貧賤

或以富貴威武貧賤擬六部，吏曰貴，戶曰富，禮曰貧，兵曰武，刑曰威，工曰賤。

### 作官如唱戲

外省文武屬官見上司必遞手版，然宜於叩頭而起之時，出之袖中，屈一膝以呈。某生者，揚州賈人子也，以監生捐納縣丞，分發江西。初到省，例應先見上司，生不知呈遞手版之儀式，即詢其友某。某曰：「君亦曾看戲乎？作官如唱戲也。呈手版時，將手版放開，如天官賜福狀，便得矣。」生謹識其言。見上司時，即如某所教，上司怪問其故。生曰：「此友人所教也。」上司曰：「爾為所欺矣！今有署缺，即以與爾，因爾尚能讀古人書，忠厚老實，肯聽人話也。」生大喜而去。

### 爾狗官

何某需次直隸，權保定府事，公暇，輒召伶人至署演劇。一日，演《司馬搜官》齣，正在形容之際，不覺氣憤，命人將扮演之伶拿下，責以欺君之罪，呵令跪。伶本滑稽，思有以報，遂大搖大擺大聲而疾呼曰：「爾狗官，好混帳，大都督豈能跪四品黃堂！」

### 贈知縣知府聯

有戲贈知縣聯云：「下官拚萬個頭，向上司磕去；爾等把一生血，待本縣絞來。」贈知府云：「見州縣則吐氣，見道臬則低眉，見督撫大人茶話須與，只解得說幾個是是是；有差役為爪牙，有書吏為羽翼，有地方紳董袖金贈賄，不覺的笑一聲呵呵呵。」

### 嫌少嫌小嫌老

某縣令年老。初蒞任，即大書縣治之前曰：「三不要。」下注一不要錢，二不要官，三不要命。次日視之，則每行下已各添二字，不要錢下曰嫌少，不要官下曰嫌小，不要命下曰嫌老。

### 愛民猶子執法如山

某縣署大堂有榜「愛民猶子執法如山」八字者，而某頗貪黷，遂有續其下者曰：「愛民猶子，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供為子職而已矣；執法如山，寶藏興焉，貨財殖焉，是豈山之性也哉。」

### 首縣□字令

昔人言附郭縣令之不可為，有「前生不善，今生為縣。前生作惡，知縣附郭。惡貫滿盈，附郭省城」之謠，此語已膾炙人口。後有人作首縣□字令者，一曰紅，二曰圓融，三曰路路通，四曰認識古董，五曰不怕大虧空，六曰圍棋馬吊中中，七曰梨園子弟殷勤奉，八曰衣服齊整言語從容，九曰主恩憲德滿口常稱頌，□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。

### 典史□字令

各縣典史一缺為流外官，為未入流，然往往有擅作威福者。或為之作□字令云：「一命之榮稱得，二片竹板拖得，三□棒銀領得，四鄉地保傳得，五下嘴巴打得，六角文書發得，七品堂官靠得，八字衙門開得，九品補服借得，□分高興不得。」

### 一牛獨坐看文章

浙江學使某頗苛刻，按試杭州，例在暑日，蓋浙學出巡各郡，輒回省歇夏也。學使欲杜槍替，乃令以紙條黏考生之首，使其著案，不得交頭接耳。及題紙下，詩題為「萬馬無聲聽號令」，一生忽拍案大聲呼曰：「此題出處大奇，諸君亦知其下句乎？」諸生大驚曰：「不知。」又大聲曰：「下句為『一牛獨坐看文章』」諸生狂笑，一時紙條盡斷，杜亦不能究矣。

### 滕文公晉封王爵

某科會試第三題「民事不可緩也」，會元卷內有「臣請為王言之」一語。數日後，會元赴某戲園觀劇，忽見戲目大書「某日淮演滕文公晉封王爵」，心異之，良久，始悟其卷中有是語也。急叩園主，詢為某伶所書，次日贈以百金，屬寢其事。

### 紅黑章京

軍機處之司員曰章京，而俗諺於人之負時名者目之曰紅，反是則為黑，有好事者嘗作紅章京口號曰：「流水是車龍是馬，主人如虎僕如狐。昂然直到軍機處，笑問中堂到也無。」黑章京口號曰：「箴箋作車驢作馬，主人如鼠僕如豬。悄然溜到軍機處，低問中堂到也無。」

### 不可陽得

咸、同間，丁文誠公葆楨督蜀時，延湘潭王王秋主講尊經書院。資陽某生解經，釋「陽」字義曰「陽」與「多」通。王秋批云：「陽與多通，則資陽可作資多。資多有此人才，不可陽得矣。」

### 配服之至

咸、同間，鹽城孫某以鄉團功保縣丞，發安徽，挾吳清惠公書投喬勤愨公，喬留之軍中供奔走。孫自謂工詩，聞代州馮志沂有文名，挾一卷就正。及揭視，馮不覺大笑，蓋其詩有「札飭軍功加六品，借印申詳記宿州」等句，如此甚夥。馮曰：「彼強我題，何以落筆？」既而曰：「有之矣！」遂書曰：「讀大著武體投地，配服之至。」眾皆大笑，蓋故作別字以諷之也。

### 奮到黃巖亦怪哉

會稽趙之謙，字撝叔，一字益甫，多才多藝，於金石書畫詞章篆刻，靡不精妙。傲岸自喜，雅善詼諧，玩世不恭，輒籍書畫以寄諷。某年，客黃巖縣署，閱書院試卷，文中用「奮」字者，輒寫作「奮白」，屢戒不悛，乃書七律於卷端諷之。詩云：「奮到黃巖亦怪哉，將田換個白拿回。豈從佃父收租後，或是工人舂米來。送舅須防男變臉，養兒防是鬼成胎。畜生下體雖無恙，日久終須要鑿開。」

### 錢獼猴

趙撝叔赴省試，同寓數人，中有錢儉之子焉。儉性喜詼諧，數以視其子至寓，不知趙之利口也，時出言嘲之，趙唯唯而已。越人呼錢儉為錢獼猴，則以獼猴好弄，終日不休息，錢儉持籌握算，盤剝重利，亦終日不休息也。一日，儉又嘲趙，趙不能忍，乃隨口胡謔而徐語之曰：「當孔子乘桴浮海之翌日，玉皇方大宴諸神，忽有急足上報曰：『孔子遇難，甚於陳、蔡之厄。』玉皇大驚，曰：『是亟當拯之。』詢遇難何地，急足以海中對。時龍王亦與宴，調臣往救之，起奏而出。至，則孔子方為劉海蟾所窘，龍王叱之曰『爾錢獼猴也，何不量若此。人以金錢付汝，既擁有黃白，得溉餘澤，足矣，何得妄有希冀，欲廁身士林耶？天下無恥之徒，誠莫汝若，不速退，將罰汝世世為龜矣』。劉海蟾聞言，大慚而竄，孔子乃免。」

### 藏書買山

趙撝叔以知縣需次江右，有同僚某不識字，以采辦皇木致富。一日，丐其書聯，乃寫「藏書萬卷教子，買山□里都種松」二句以界之。上句譏其不識字，下句譏其采辦皇木致富也。

### 立此存照

趙撝叔大令需次江右，有候補道以《禮服寫真圖》乞題。則題曰：「孔雀其翎，紅頂其帽，恐後無憑，立此存照。」

### 相公遇著兵

咸、同間，道州何子貞太史紹基書法冠絕一時，晚年名益高，顧傲睨不群，又性好諧謔。時值粵寇難作，湖湘人士率子弟轉戰，故軍功多出於楚南，一時有「紅頂花翎大船載過洞庭湖」之語，非過言也。湘人之有識者，皆引以為恥，何尤鄙夷之，凡自戎馬中來者，皆直呼以湘勇，即於曾文正、胡文正、彭剛直、左文襄亦無不勇之者。一日，與彭同讌於侍郎郭崑燾家，酒酣，以某事互爭，彭斷斷不少讓，何憤然曰：「而勇也，何知乎！」彭怒，推案起，拔刀以擬之，曰：「里語云：『相公遇著兵，有禮講不清。』吾，勇也，今日必殺相公。」何駭然，急出席走避。彭逐之，幾及，崑燾力解之，始止不追，徐徐收刃而笑曰：「聊以試先生膽耳！豈有官太保而殺山長老師者！」【時彭以巡閱長江大臣晉官銜，意得甚，自鑄一小章曰「青宮太保」。何掌教南城書院。】然何已汗被於額，吼作牛鳴，面無人色，自是亦不敢呼以湘勇矣。盜兜中人為之稱快不置。

### 此水頗好

咸豐庚申閏三月，金陵大營潰，張國樑與粵寇戰而死，和春自殺，總督何桂清棄常州而走，【時總督駐常州。】民留之不得。至蘇，巡撫徐有王閉城不納，至常熟，常熟之民餽金數千，促之行，遂奔上海。朝旨遞職逮問，而遷延兩年，竟不就道，給事中郭祥瑞、御史卜寶第文章劾之。同治壬戌，遂逮入京，下刑部獄，以失守封疆論死。相傳何就逮時，有老僕一人從，何以朝中黨援眾，尚洋洋自若，而老僕則已決其不能免，屢勸以乘間自盡，何不從。一日，行抵某處，距京祇一二日程，道旁有水一泓，甚清冽，僕指而謂之曰：「此水頗好，得毋欲濯足乎？」意蓋諷令死於此也。何不悟，卒伏法。

### 香櫟

無錫華海初，名文匯，與會稽趙撝叔相識。一日，以紈扇乞畫於撝叔，撝叔為其繪香櫟二，題曰：「香了又香，圓了又圓，隨緣樂助，畫個香櫟。」蓋以鄉愿譏之也。

### 一步登天

咸、同之際，捐例大開，稍有餘貲者，莫不捐納一官，誇耀鄉里，時人有官吏如螳之詩，蓋紀實也。潘中丞某以商賈起家，納粟得巡檢，署廣東某缺，獲貲鉅萬，乃改道員，指貴州，尋獲臬篆，不數年而竟黔撫矣。鄉試，例須巡撫監臨，潘方赴闈，見門側一聯云：「巡檢作巡撫，一步登天；監生當監臨，斯文掃地。」

### 冠禽衣獸

粵寇擾贛，曾文正公與戰不利，困於鄱陽湖，計無所出，大營前酒家門柱忽有一紙，上揭「出賣奇計」四字，左右報文正，探之，則某生所為，文正喜，亟命延入。某好為大言，語皆誕，文正姑容之，自是，恒出入於大營。一日，文武官吏以文正壽誕，皆具衣冠入賀，某與焉。既至，伏地大呼曰：「謹賀大帥冠禽衣獸。」賓僚大駭。某徐言曰：「大帥戴雙眼花翎，非冠禽乎？穿貂褂，非衣獸乎？」文正怒，命責軍棍二百下，繫之於營門。幕僚某好滑稽，因援筆書「冠禽衣獸」四字於其面，並疏之云：「冠禽者，老鴉戴也。衣獸者，犢鼻褌也。」

### 三代為趙大錢二孫三

同治初，瓜洲總兵某以末卒遞保至總兵。一日，某參戎欲與聯盟，結為異姓兄弟，先以帖至，總兵立囑帳房，依式購辦，令幕友為之寫。幕友請示三代之名，總兵大怒，謂如此無用，連三代不能寫，也作書記，可即襍被歸。因遍語同僚，介紹一能者。適某處有一人閒住，急薦之，入署，即寫盟帖。某知書記被逐事，乃以趙大、錢二、孫三作為總兵之曾祖、祖父，一揮而就。總兵稱賞，遇某同僚，道謝不置。

### 夏徵舒為君家何人

太原夏某賈於陝，致富矣，思得一官以誇耀儕輩，乃於同治初，納粟為陝西候補令。既稟到，將衙參，慮有隕越也，聘一友為顧問。某日到省，至撫署官廳，眾見其舉止動作而竊笑之。時長安令為四川唐李杜，善滑稽。唐突揖之，詢其姓，則對曰：「夏。」唐又肅容問之曰：「夏徵舒為君家何人？」夏心目中以為是必貴顯者，乃曰：「是先祖也。」事畢歸，具以告其友。友曰：「休矣！夏徵舒乃龜子子，君何引為貴胄？」夏大怒。翌日，又衙參，復遇唐，即揪其領而置之，曰：「汝何置我為龜子子？」拉之見巡撫。至二堂，文巡捕具以狀入稟時巡撫為曾望顏，命傳二人入。曾問唐，唐曰：「可問夏令。」乃問夏，夏以昨所問答縷述之，而夏徵舒之徵字，言時不明晰。曾大笑，斥之出，即懸一牌示，謂識字太少，難膺民社，著仍回籍讀書。

### 土匪名士

曾文正公督兩江時，人才薈萃。有何太史者，記問極博，下筆千言，而無理法，曾嘗稱之為土匪名士。

### 舟行遇風之叫罵

曾文正之移軍安慶也，沈文肅方為贛撫，約以贛之釐金供其月餉，贛有事，則出師援之。既而粵寇業集於贛，文正軍益東，文肅懼援兵不即至也，疏請截留釐金，將自募兵，得俞旨。文正慍甚，謂文肅賣己，文肅貽書引咎自責，不答。其後文正督兩江，陳右銘中丞見文正，從容言曰：「舟行遇風，柁者篙者槳者，頓足叫罵，雖父子兄弟，若不相容。須與風定舟泊，置酒慰勞，歡若平生。甚矣，小人喜怒之無常也。」文正曰：「不然，向之頓足叫罵者，懼舟之覆，非有私焉。舟泊復好，又何疑耶？」陳曰：「然則曩者公與沈公之事，亦懼兩江之覆焉耳。今兩江定矣，而兩公之意不釋，豈所見出舟人下哉？」文正大笑，即日手書致文肅，謝過焉。

### 官場與詞場互爭

薛慰農太守時兩掌教金陵書院，偶作《白門新柳記》，述秦淮之近事，續舊院之叢談，蓋亦《畫舫錄》、《板橋記》之例也。風流韻事，本無關政要。時議禁樂籍，當事為李兩亭，以此書為禍魁，爰劈其板，且於書院局試之時，各致譏彈，一則曰勸農詞，一則曰喜兩亭記，於是反唇不相下。白門士人撰有楹聯以記之，其聯曰：「喜兩亭記，勸農夫詞，官場與詞場，互肆譏評果誰是？絳帳生徒，白門楊柳，風流本儒雅，偶然遊戲亦何妨？」

### 蠮食尚留井上果

李中甫布政湖南時，有梅姓官頗見信用，或戲為聯云：「蠮食尚留井上果，鴉聲啼殺墓門花。」台諫摭入彈章，遂免官。

### 蠮食實者過半

萊陽李明經嘗於某日訪某塾師，師傲不為禮。李憤甚，見其瞽一目，睛突出如李，遂為作一破承云：「請問其目，蠮食實者過半矣。夫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，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」

### 命題託諷

黃漱蘭侍郎體芳督學江蘇，命題匪夷所思，錄遺時，貢、監照例同場。貢題為「有成德者」，監題為「有達財者」。嘗有三縣童生合考，黃命題曰「有李，國人皆曰可殺」，指李文忠也；曰「以左，是社稷之臣也」，指左文襄也；曰「老彭，吾無間然矣」，指彭剛直也。是可謂託諷於微矣。

### 繫縣

府試慣例，頭二三場分縣攷試，洎終覆，方合各縣童生於一棚而攷之。光緒中葉，有某郡守於終覆時，以鼃鼃蛟龍魚繫命題，六縣各作一字。首縣童生某問鄰號生曰：「繫字出在何縣？」某應之曰：「在別縣。」因某縣文風甚劣，又係下縣，當作繫字。自後，人遂呼某縣為繫縣矣。

### 長其長才不才

粵寇之亂，合肥某公以諸生隨營效力，累得優保，仕至江蘇巡撫。時學政丁艱，照例兼攝學篆。一日，招紫陽、正誼兩書院山長宴飲，以爭坐位，各不相下。有人戲就此二事成一聯云：「山長罵山長，正誼山長，紫陽山長，人各長其長；秀才考秀才，廬州秀才，蘇州秀才，未知才不才。」

### 能不用心

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年已耆耄，而神氣無殊少年，恭王問之曰：「君何修而得此？」張曰：「吾無他術，獨能不用心耳。」恭王曰：「君真大能，爵位至高而能不用心，誠難得也。」

### 腹中滿貯稀粥

張文達最愛演戲，有僧虛舟者，日在邸中，為戲提調，甚寵啜。劉趕三謔之曰：「有一僧死，見閻羅王，王斥其戒律不嚴。僧極陳守戒清苦，可請驗。王命剖視其腹，則滿貯清菜豆腐也。繼一尼至，王斥如前。尼亦力辨，且引僧為例。王又命剖視，則滿貯稀粥而已。」蓋北音稀粥，音近虛舟也。後被言官彈劾，逐虛舟出都。

### 戲提調

京師梨園最盛，公宴慶祝，別有演劇之所，名曰戲莊，將有事，擇能肆應者一人司其事，曰戲提調。或作《戲提調歌》云：「眾賓皆散我不散，來手【班中管事之目】未到我已到。巍然獨踞下場門，赫赫新銜戲提調。定席要便宜，點戲誇精妙，怒目看官人，【是日必向司坊中借二執鞭者在門前彈壓，名曰官人，又曰小馬】。軟語磨車轆，【老師及各堂官車轆夫飯錢最難開銷，且易得罪，故須磨以軟語】。徧索前年舊戲單，爛熟胸中新堂號。【京師且腳曰相公，所居之寓曰某堂。知其堂知其人，始能點其戲】。大蠟新試三枝頭，【日受熱，日坐蠟者，皆京師俗呼為難者之別名。此語有雙關之意】。靴頁偶裝幾千弔，【京官多窮，故曰偶裝，亦見其所費不菲矣】。小香到，提調笑，喜祿病，提調跳。鎖得長庚跟兔，暫向櫃前存，待到半夜三更，自己轉灣仍放掉。吁嗟乎，三更曲罷尤可憐，昏花二目飢腸穿。左有牙笏右掌櫃，小馬紛來滿堂前。堂前燈火全不見，陰森疑到閻羅殿。此時提調錦囊空，只餘三字明天算。」

### 等老也而多寡分焉矣

京伶謔詞，有令人解頤者。同治乙丑會試題為「上老老而民興孝」，第三人某文中有「天子有老，庶人亦有老。天子之老，聚於一堂；庶人之老，散於四境。等老也，而多寡分焉矣」諸語。闈墨出，都人為之譁然。會新進士宴總裁、同考官於文昌館，優人飾耆老數人相見，各問訊年齒，有云九□者，有云八□者，有云七□、六□者。一人曰：「吾輩皆老矣！」又一人曰：「雖皆老，然甲之齒多於乙，乙又多於丙，丙又多於丁、戊，不能一律以老概之」又一人則恍然點首曰：「等老也，而多寡分焉矣。」聽者闈堂。四總裁及本房同考官皆愕然，未終席而去。

### 丞相登壇亦快哉

曾文正之督直隸也，因法教士豐大業一案，以天津守令遭戍，頗不滿於眾望，湘籍京官聯名致書詆謔，並將湖南全省會館中所有文正科第官階扁額悉數除之，文正鬱鬱無如何。及調任兩江，與知交書，有「內疚神明，外慙清議」語。同治壬申，值六旬壽誕，方演劇稱觴，忽遞到一封口文書，亟拆閱之，僅詩一首云：「笙歌鼎沸壽筵開，丞相登壇亦快哉。誰念黑龍江畔路，漫天風雪逐人來。」文正亦不究所從來，亟納之袖以入，自是目疾增劇，俄薨於位。

### 老兄手段何如

李某某提督江南，威權頗重。其幼時嘗執巧人業，以憚於作苦，舍鋸而嬉，為其師所逐。及粵寇擾湖南北，乃投營效力，其後削平大難，遂至專閫。一日，譙彭剛直，剛直見其廳事間粉飾精工，極口譽匠人之巧。李方謙遜，剛直曰：「不知老兄手段，較此何如？」李默然。

### 橫卻心腸

蘇州顧子山觀察文彬，居官有能聲。仕至浙江寧紹台道，旋以老疾告歸。歸後，於所居築園亭，結構精雅，極幽閒之致，顏之曰怡園。有輕薄子謔之曰：「彼築此園之金錢，乃橫卻心腸做寧紹台道得來者，故以豎心立于台字之旁，所以誌也。」

### 北人不知南事

麟某嘗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，時年甫踰冠。一日，校羅澤南、劉蓉等列傳，忽拍案而言曰：「羅以一教官而保實缺道，並以布政使記名，死且請諡；劉亦僅候選知縣耳，乃賞三品銜署布政使。外省保舉之濫，竟至是耶！」憚彥彬時與同座，起而密詔之曰：「彼等皆百戰功臣，其時若無湘、淮軍，吾輩亦安有今日耶？」麟曰：「百戰何事？天下太平，當與誰戰？湘、淮軍者，以何將軍帥之耶？」憚曰：「蓋與太平戰耳，君豈未知東南各省大亂□餘年，失去數百城耶？」麟大愕曰：「北方安靖若是，老前輩所謂與

太平戰者，此言尤難索解。」憚曰：「粵寇洪秀全起事，自稱太平天國，君不知耶？」麟曰：「晚生今僅二〇餘歲，賊之事，何能知之！」憚曰：「君北人，宜不知南方之事也。」

### 風魔了張解元

張文襄公之洞以鄉榜第一人捷南宮，好事者製為燈謎，射六才子一句，曰：「風魔了張解元。」

### 魔王

磨勘之例，乾隆己卯始嚴。寺磨勘官宮太僕煥文、閩侍御循琦、朱侍御丕烈、朱侍御嵇盡心細核，指摘較多，世以為魔王，蓋借魔作磨也。同治癸酉，梁京卿僧寶充小磨勘，爬剔極嚴，主司房考多獲譴，人亦呼梁曰魔王。至不安其位，乞病去。

### 文人吸鴉片構腹稿

馬平王定甫通政拯負時名，惟以吸食鴉片為一生之玷，此外尚有吳墨井、黎二樵及近今姓名顯著膾炙人口之諸人，亦皆博學而有此嗜好。或云學者終日伏案，疲勞已甚，假此小憩，可臥而構腹稿也，較之嫖賭徵逐，固勝一籌。且孝欽后以吸福壽膏著稱於時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諸人皆挂名仕籍，宜其爾爾。又鴉片產於英屬印度，為文明之英人販運來華，此亦文明空氣，宜為文明人所飽吸也。

### 公門為煙窟

鴉片盛行，官署上下幾於無人不吸，公門之中，幾成煙窟。有人仿唐詩一首曰：「一進二三堂，蓆鋪四五張。煙燈六七盞，八九枝槍。」

### 百年有盡先拚命

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性方正，於博弈煙酒，痛惡深嫉。尤恨鴉片，嘗有詩諷吸煙者，詩云：「瓊簫錦瑟並橫陳，玉琢金裝製作新。到口便覺心上病，行雲頻見掌中身。百年有盡先拚命，寸鐵無鋒慣殺人。怪底一燈青似豆，夜深風雨化陰燐。」

### 可憐迎鳳德何衰

鄞縣陳魚門觀察政翰居甬城迎鳳橋，慷慨好交游，座客常滿，以是多逋負。其放人有悲之者，及卒，輓以聯云：「魚鱉無靈，滿志成龍才未逮；門楣已倒，可憐迎鳳德何衰。」

### 不甘跪拜

湘潭王王秋闈連初舉於鄉，赴試春官，車行，見京闕矣，忽灑涕迴車。後亦嘗入禮闈，偶語人曰：「我若會殿，必許狀頭。但光緒帝年太幼，引見時之跪拜，心有不甘耳。」

### 鮑癩狗

奉節鮑武襄公超，身有癩痂，敗膚屑粒恒墮地，而略不顧。嘗侍宴於曾文正，文正酒酣，嘗述郭橐駝事，陰以調之。鮑直曰：「今有鮑癩狗，庶可與古人作對耳！」文正為之粲然。蓋其時軍中群以癩狗呼鮑也。

### 子宮

仕宦家宅之大門，必有一匾，顯貴者，如宮保第、大學士第、尚書第、總督第、中丞第等，恒以直匾書之。次者，如方伯第、觀察第、大丈第等，恒以橫匾書之。鮑武襄以行伍起家，官至湖北提督，錫封一等子。嘗於里中建築邸第，及落成，將揭一扁，門客咸謂爵列五等，即為古之諸侯，諸侯所居曰宮，不必稱第，宜稱宮。而宮之上有數字，頗難著筆，方擬議間，一客忽曰：「可直書『子宮』二字，其他官秩，可括之矣。」遂命匠製匾。匾成，將懸之，有點者見而大笑，語客曰：「『子宮』二字之釋義，果如何者？」於是眾大悟，乃止。

### 飛牒捉鴛鴦

自經粵寇之亂，江寧省城荒廢，秦淮一水，無復簫書船之盛，曾文正公國藩亟命興之，以規復昇平景象。後其弟忠襄公國荃繼為兩江總督，下禁娼令，薛慰農方在江寧，貽以詩云：「六朝金粉久荒涼，纔有生機上綠楊。修到秦淮風月長，豈宜飛牒捉鴛鴦。忠襄見之，一笑而罷。

### 從今不畫四靈圖

秦淮某校書負時名，其父就養於曲中，狎客常見之。一日病死，有善畫者撰聯以輓之云：「大可傷心，此老竟無千載壽；何以報德，從今不畫四靈圖。」

### 其氣難聞

同、光間，吳縣富人周自新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而癖嗜煙，各種之煙咸備焉。日過午，輒口銜旱煙管入書場，聽評話，一僮從之。至則踞高椅，而呼其童則高聲曰：「來。」僮持水煙筒捧以進，吸四五次，則伸手腰祭，出鼻煙嗅之。好事者為之聯曰：「水煙旱煙鼻煙鴉片煙，無煙不口吸；土氣臭氣脾氣牛臊氣，其氣難聞。」人因呼之曰四氣先生。

### 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

光緒初，左文襄督陝甘，時布政使為林壽圖。一日，文襄招飲，左右報某處捷音至，林頌其神算，文襄拍案大聲曰：「此諸葛之所以為亮也。」已而臧否人物，文襄謂時下諸賢，類皆自稱諸葛，林亦拍案曰：「此葛亮之所以為諸也。」文襄以其諷己而惡之。

### 此人流品亦僅爾爾

光緒初元，以曾惠敏公紀澤言，選派部曹傅雲龍、繆祐孫等出洋游歷，祐孫官主事，游歷俄國。甫抵境，謁某總督，已出見矣，忽返身入，遣侍者語繆譯曰：「此人戴白頂，官太小，我見之何為？曩吾在華，嘗謁將軍金順，見其侍立左右執水煙筒之侍者，皆戴白頂，可見此人流品，亦僅爾爾，不足語也。」譯員為之辯曰：「此人之白頂，乃由考試所得，與金將軍侍者之白頂迥不同。」乃復出見。語次，猶屢以屈在下位為祐孫惜。

### 百餘年前之竹汀工竊術

山陰趙某嘗於書肆購得錢竹汀《庸言錄》寫本，不知其已刻也，深秘之，改己名以自炫。會稽李蕤客侍御慈銘見之，詰曰：「子作何與錢竹汀所著大相似？豈百餘年前之竹汀，亦工竊術耶？」某慚沮不知所答。

### 觀音一日呼千遍

光緒時有何梅谷者，其婦垂老好佛，自晨至夕，必口誦觀音菩薩千遍。梅谷以儒學聞於時，止之，則弗從；弗止，則恐貽士林笑。一日，呼夫人至再三，隨應隨呼，弗輟，夫人怒曰：「何聒噪若是耶？」梅谷徐徐答曰：「呼僅二三，汝即我怒，然則觀音一日為汝呼千遍，安得不汝怒耶？」夫人頓時大悟，遂止，不再誦觀世音菩薩矣。

### 賴君一薦遂作散人

瑞安孫琴西官江寧布政使時，沈文肅公葆楨方督兩江。孫於沈，以詞館論，則孫為後輩；以世誼論，則孫為世叔。孫與沈往還，恆論世誼，以屬吏修衙參之故事，不數見也。沈積不能容，乃於年終甄別之考語中揭之，照例內轉太僕。奉旨之次日，孫詣沈，直以京卿儀注拜會，俟開中門，肩輿徑入。沈見其不以舊屬禮相待也，恚甚，及見，即舉倪若水送班景倩故事頌孫云：「世叔此行，何異登天！」孫瞪目，作爾汝語云：「賴君一薦，遂作散人，受惠多矣。煩君附片，請假數月，可乎？」沈愠見於色，然無可奈何也。孫歸里，即乞浙撫奏請開缺，優游林下，年逾八〇而卒。

### 黔陽人贈詩陳令

陳某者，嘗為黔陽縣知，妻有才而悍。陳嘗陷賊，逸出，妻被賊留三年，卒攜子以出。陳性儒，公事時被干與，去任時，縣人



撫其實事為詩三首送之，瀕行時，納諸輜中。陳又嘗出示禁花鼓戲，而妻篤嗜之。一日傳演，全班方為錢儉豐某雇演，久之始至，著名龔姓小旦又為所留。大怒，遽喊陳，出火籤捕豐至署，半道龔至，乃釋之。贈詩有云：「擊擊花鼓鬧穿衙，那顧街鄰笑語譁。絕代風流龔小旦，四更猶唱海棠花。」又云：「一擊醋壘成粉碎，火籤標出鎖豐郎。」陳將受代，時近歲暮，其妻獨身陸行赴省，為之營幹。時繼任者已奉牌示，故格不得行，詩有云：「乾娘多拜偏，宰官依舊返長沙。」陳妻多拜諸顯宦妻為乾娘，故云然。

楊玉科居長沙時，其妾五六人，陳妻均與結為義姊妹。時陳殊貧，無以度日，陳妻乃縱其子與楊妾通，而掩執之，大捶撻其子，且欲理說其事。楊妾懼宣露，乃以三千賄和。

### 將家

張文襄督蜀學時，有某生饒才藝，疏狂自喜，極承賞識，拔為某書院高材生。及張督別，某入幕府。一日，張見某使扇續一非人非猴之物，盤辟雙桂間，題李昌谷句云：「吳質不眠倚桂樹，露腳斜飛濕寒兔。」無下款，印曰將家，詢知為某作，大怒，某亦負氣去，時人咸不解其故。旋聞使之妻名銀桂，即張之寵婢，而以吳質譬文襄，以免譬某使也。

### 漿子糊滿濟南府

張勤果公曜以行伍起家，喜弄文翰。撫山東時，學使約賞雪，座有藩、臬。席間，張笑謂學使曰：「今日雪大佳，不可不聯句。」學使答曰：「甚善。但聯句須有次第，公官最尊，應先作，藩司次之，臬司又次之，予，主人也，宜最後。」張亦不辭，徐吟曰：「紛紛大雪空中舞。」藩司接曰：「遍地銀花如種土。」臬司亦軍功出身，思索半晌，始言曰：「灰麵堆滿不喫山」【山東有不其山，為鄭康成傳經處。臬誤其為喫，以為雪雖如灰麵仍不可喫也。】學使因作一句以嘲之：「漿子糊滿濟南府。【以撫、藩、臬皆如漿糊也。】」

### 今日天氣果好

英使威妥馬居我國久，熟諳華事，歸國後著一日記，詳載聞見。其言總理衙門云：「總理衙門，與歐洲各國之外部迥然不同。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，必具酒果，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，一若以飲食為交涉之要務也者。」又：「中國雖事權不歸一，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見，每使臣發言，則各人以目相視，大臣視王，新入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。若王一發言，則各人轟然響應，亦莫非是言；若王不言，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。一日，至署，諸人相顧，無敢先發一語，余不能復耐，乃先發言曰：『今日天氣甚好。』而諸人尚不敢言，惟沈某者，似覺不可復默，乃首答曰：『今日天氣果好。』於是王大臣莫不曰：『今日天氣果好。』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矣。」

### 作官亦識字麼

京伶小百歲者，丑角也。一日，演《法門寺》，去小監，科白時，謂扮趙廉之生曰：「作官亦識字麼？吾道你只識洋文，不識國文呢。」又嘗於《五花洞》中，自唱「做官不論大小，懂得洋文就好。」其言若有意，若無意。又都中婦女往往喜啣捲煙，一若表其時髦者，而不知泰西惟妓女吸之也。即三四女郎，亦復如是。伶即假《法門寺》中之科白，謂宋玉姣曰：「千歲賜你錠銀，不可將去買捲煙，中含尼古丁質，吸之有毒也。」

### 好香

某年祭太廟，總管忽於將事，丹墀中草叢叢然，未芟薙。執事諸員恐遭嚴譴，而畏總管勢，囁嚅不敢言。一筆帖式忽拔草而嗅之曰：「好香。」總管目之笑而曰：「此草未嘗香。」筆帖式曰：「某方以為此皆香草，故總管欲留之，以呈御覽耳！不然，何任其緣階被砌也？」總管悟，乃立命鋤之。

### 扶搖直上

某撫之簡某關道也，實以八萬金預為之地，復以一萬金賄某督為之保舉。既而果慶真除，某太史賀之曰：「老兄可謂扶搖直上。」撫唯唯而已，不知中藏九萬二字也。

### 犬足亦跑折

某太史偶儻，喜嘲罵。一日，湖廣會館公宴，方就座，談次，及商情隆替，某忽率然曰：「在今日謀貿遷，實以業接骨膏為至佳耳。」眾錯愕，不知所云，問故，乃曰：「今日世尚逢迎，人工奔走，雖犬足，亦跑折矣。其可不療以膏，而續其骨耶？」

### 明眼人一口道破

山東某進士任知縣，惟知讀書，不理民事，政出多門，被人控於部，遂逮問，下刑部獄。某人獄坦然，所臥為一巨榻，每日橫陳其上，披覽典墳，大以為便。三年，遇赦得免，獄吏來道賀，某徘徊不忍去，曰：「此間僻靜，讀書最佳，可惜不能終老於是。但我到此數載，有不可解者一事。」吏問故，某曰：「我嘗思之爛熟，仍須請教。此榻極大，斷非此門可入，是先置榻於此，而後造屋否？」吏笑曰：「然。公輸子之巧，被君明眼人一口道破矣！」某曰：「豈敢，我特管中窺豹，略見一斑耳。」

### 畢竟官場都是戲

浙江候補道某蔣與候補知府楊某同充某局差，蔣為總辦，楊為會辦。有某事，蔣執不可，楊銜之。一日為蔣誕辰，凡候補同通州縣咸往祝嘏，楊亦與焉。蔣因宴各官，酒□餘席。楊故善飲，蔣則杯酒不能入口者，楊故酌酒為蔣壽，蔣以不能飲辭。楊不顧，必欲蔣盡□爵乃止，蔣堅不飲，楊怒曰：「在官廳，乃分上司屬員，此非官廳也。」遽前扭蔣胸衣。蔣亦怒，起與毆，致几上紅燭鏗然墮地。各官咸起與勸慰，楊始悻悻去。當時有見其事者，因撰一聯以嘲之。聯曰：「進宮獻策，渡江偷書，演來一部梨園，畢竟官場都是戲；上客揮拳，下僚屈膝，推倒兩行紅燭，那堪海屋更添籌。」上聯隱兩居姓，下聯紀實事也。

### 憲臺升卑職

知州於通判為屬員，公牘須用申文；而通判六品，知州五品，以品級論，通判又可升知州。故為知州者，恆藐視通判，而稱謂之間，又不得不稍稍自抑。嘗有知州與通判爭事，曰：「俟憲臺升至卑職時，便知此事之難也。」

### 州縣署有六聲

司法、行政混合時代，俗吏之衙署輒有三聲，笞杖、算盤、天平是也。至於政平人和，訟庭花落，厥為雅吏，而亦有三聲。三聲者何？則為唱曲，為吟詩，為下棋。

### 民之父母

某令以貪虐著，為民所切齒者久矣。某年，將解職，要邑紳贈匾，紳不得已，以「民之父母」四字貽之。有滑稽者題一聯於其旁曰：「蠹國殃民，別人說此之謂；橫征暴斂，自我看為在其。」

### 水晶板凳

外官自監司以下各級官員，莫不有候補者，一時仕途擁擠，大有過江名士於鯽之概。閒員逐隊衙參，往往聽鼓終身，無一差委，其官廳坐位，幾為之穿，故滑稽家輒謂為水晶板凳焉。

### 孝廉方正

孝廉方正，必俟新君登極，由各州縣博訪特舉，曠典也。光緒初年，有左某以孝廉方正得官，出宰吳邑。乃其流品與出身適成反比例，有人作聯調之云：「曾是謂孝惡能廉，可欺以方奚其正。」又有嘲人之貧孝廉方正者，曰：「何謂孝，逼得母親上了甲。何謂廉，每月常放二分錢。何謂方，渾身都是楊梅瘡。何謂正，丫頭老媽沒乾淨。」

### 村塾賦

上虞陳燧有《村塾賦》，窮形盡相，非深於世故者不能言。其警句有云：「三尺五尺之童，一楹兩楹之屋。到小人國中，自儂

居長；在蜜蜂窩裏，由我稱王。」又：「爾其為勞也，如持脫錐而鑿頑石，如策跛驢而涉高崗。」又：「爾其為悶也，如蚊蚋之并集於座，如嬰孩之群號於野。」又：「漢令欲伸，防謝夫人之卻立屏後；齊壇欲盟，憂鄰從事之躲在帳前。」

### 嘲私塾詩

有嘲私塾七律一章曰：「一陣烏鴉噪晚風，諸生齊放好喉嚨。趙錢孫李周吳，鄭天地玄黃宇宙洪。《三字經》完翻《鑑略》，《千家詩》畢念《神童》。其中有個聰明者，一日三行讀《大》《中》。」

### 村學究文

有仿制藝體集《四書》成語嘲村學究者，其撰人為尤□郎也。文云：「誨人不倦，可以為師矣。夫人幼而學之，必有我師焉。與鄉人處，學而不厭，吾見其人矣。達巷黨人曰，夫子之設科也，□室之邑，皆有所矜式，來者不拒，亦教誨之而已矣。久矣哉，教者必以正。生斯世也，為斯也也，一鄉皆稱愿人焉，夫子之謂也。有人於此，正其衣冠，動容貌，規矩準繩，子為誰？師也。彼一時，舍館未定，則皇皇如也；此一時也，舍館定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至於日至之時，率其子弟，為貧者自行束修以 上，未嘗無誨焉。可以處而處，不其然乎？踐其位，居之不疑，學詩乎？學禮乎？語之而不惰者，坐而言，自以為是。誦其詩，讀其書，諄諄然命之乎？徐行後長者，往送之門，【送上學。】禮儀三百，薄乎云爾。拜下，與之坐，上焉者，然後為學，願竊有請也。力不能勝，從先生者，【就外傳。】是或一道，附之語人曰：予小子得其所哉？童子六七人，聞其聲，辨之弗明，鳩舌。其徒數□人，觀其色，不違如愚，涕出。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殺雞為黍而食之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待先生，不踰矩。【送節規。】有童子以黍肉餉，亦可受也，斯受之而已矣。學之不講，請問之，夫子不答，他日未嘗問。論篤是與？奚可哉？以釜甑爨，【膳館。】受一廬，外人皆稱夫子，饗殮而治，自得焉。樹墻下以桑。【是村學。】學不厭，教不倦，先生之號，誰敢侮之？處畎畝之中，循循然善誘人，先生之志，人皆信之。初命曰：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小子聽之，必敬必戒。再命曰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疑思問。必使學者，不愆不忘。繼而有師命，今日之事，予將有遠行，至於今，千歲之日至，若合符節，可以假館。【如冬至節放假之類。】吾黨之子小，盡信書，非禮勿動，無違夫子。當是時也，門人小子，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先生將何之？吾見其居於位也。作之君，作之師，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，無所不至矣。為問，夫子言之，自外至，則見而知之。蹶者趨者，不已急乎？入門，勃然變乎色，以杖搏執之曰：今若此，何必讀書？鄙哉石磴硿乎，相向而哭，血之流不得免焉。噫！今之學者，易地則皆然。」

### 尊公亦受約束

光緒間，兵部郎中某居京師兵部窪中街，時封翁就養在邸。其廳事懸一聯，上句云：「治家嚴如軍令。」或問之曰：「何尊公亦受約束耶？」某悟，乃撤去。

### 翻令我作丈夫難

北人何某嘗仕於朝，初官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改部曹。夫人某氏，閩閩甚厲，以何失翰林，怒甚，何長跪以謝？乃得釋。既入工部，贖百金往拜滿尚書為師，某嫌其菲，怒斥之。端午橋為撰一聯曰：「百兩送朱提，狗尾乞憐，莫怪人嫌分潤少；三年成白頂，蛾眉搆鬢，翻令我作丈夫難。」

### 八寶豆腐羹

光緒時，王可莊修撰仁堪出守鎮江。初蒞任，訓導某晉謁，王言及某侍郎有撫蘇之訊，某曰：「某侍郎與卑職，某科同年也。」繼復談及蘇籍之京師當道，如潘文勤公祖蔭、翁相國同蘇諸人，某則云是與有戚誼也，是與有世誼也。既又言蘇省現任之督撫將軍，其中固非盡由科第起家，而某亦謂悉有年誼。王乃大愕，知其依草木，嚮壁虛造也，因語之曰：「俗稱教官為豆腐官。君之親朋，既皆大人先生，可為奧援者若是之多，而猶寂守苜蓿，則此豆腐必異尋常，當為八寶豆腐羹也。君誠足以自豪矣。」

### 左文襄諷藩司

左文襄素有兀傲名。督兩江時，年齒既尊，一時顯達，出其部下者至夥，故兀傲益甚。嘗令材官某投書於江寧藩司，囑其面投。及見藩司，即與升炕並坐，侃侃而談，藩司不悅。翌日上院，舉以告左，左呼材官至前，責之曰：「昨日命爾送信，爾公然與藩臺大人分庭抗禮，荒謬絕倫。須知藩臺大人之炕，非我之炕可比，我之炕，由爾睡，由爾坐，藩臺大人之炕，豈有爾之坐位乎？」藩司聞之，大不安。退而問巡捕，始知某蓋題奏提督，賞穿黃馬褂，曾署某處總兵者也。又一日，藩司謁左，見其親兵戈什哈坐於儀門，未起立致敬也，告之左。左令巡捕傳諭，於藩臺大人回署時，站隊恭送，贖先倨之罪。須臾，送藩司出，鵠立大堂兩旁者皆紅頂花翎。

### 福州無福

光緒甲申馬江之役，當局者張佩綸、張樹聲、何如璋、何璟，皆一時人望所歸，乃不戰而潰，誠出意外。一時八閩兒童，連臂踏歌，有「福州真無福，法人原無法。兩何沒奈何，兩張沒主張」之謠。當未敗時，何璟終日禮神，樹聲終日奔走詢人，時人謔曰：「制臺不要頭，撫臺不要腳。」

### 八表經營三人會辦

光緒甲申，中、法事起，張文襄由晉撫擢粵督，吳縣吳中丞大澂、豐順張副都佩綸、侯官陳閣學寶琛均奉旨會辦南洋軍務，副都以敗於馬江，革職遣戍，陳亦責降，惟吳無恙。時有撰聯嘲之者云：「八表經營，也不過山右禁煙，廣東開賭；三人會辦，且先看侯官降職，豐順充軍。」甲午之役，吳自請督師而潰，亦遂罷官，「先看」二字遂成語讖。至上聯云云，則以文襄初授晉撫時，到任謝摺，有「身繫一隅，敢忘八表經營」語，且撫晉時嚴禁種植鴉粟，督粵時奏開闢姓之禁也。

### 三品功名丟馬尾

光緒甲申，張佩綸督師馬江，與法人戰，敗績，鬱鬱不樂。後人李文忠幕，適喪偶，文忠妻以老女，遂晏居白下以終。或作聯嘲之云：「三品功名丟馬尾，一生豔福仗蛾眉。」

### 欲作繡衣難引線

粵東某女士負才名，于歸之夕，例有鬧新房之舉，來賓出聯索女屬對，其聯曰：「花徑碧煙迷野蝶。」眾中有簡某者，小有才，而性傲，言多輕薄，女厭忌之，因聞人呼之為簡先生，故知其姓，遂應聲答曰：「竹門白日繫山牛。」簡不悟女之嘲己也，猶鼓掌贊賞不已。眾亦鼓掌戲簡曰：「君為山牛，自宜至今不得青一衿也。」女聞言，轉出聯以試簡，聯曰：「密眼花針，欲作繡衣難引線。」蓋取繡與秀同音。【粵人呼秀才為秀衣】簡猝無以對，眾大譁。女以簡有不豫色，遂開摺扇以蔽面，簡始觸悟曰：「疏骨摺扇，雖遮粉面不全封。」蓋粵人呼處女已破瓜者曰不全封也。眾大笑，女赧然退。

### 惜不書孤拔頓首

張靖達公樹聲既卒，李芍農侍郎嘗服其布置砲臺之得法，取司馬懿過諸葛孔明營壘歎為奇材意，用於輓聯，末句曰：「每經營壘歎奇材。」時正甲申也，于晦若侍郎式枚聞而笑曰：「惜下款不書『孤拔頓首』耳！」

### 碧理小兒

譚碧理提督江南，某年晉宮保銜。譚喜作擊窠字，而每喜書「多福多壽多男子，曰富曰貴曰康寧，」及「窮不到頭，富不到底」等字，一楹聯，一橫幅，時時持贈於人。嘗鐫一圖章，文為「青宮少保」，有所書，必鈐於上。謔者曰：「『青宮少保』，可對『碧理小兒』四字。」譚聞之，乃輟而勿用。

### 榮於華袞

李文忠公性好謾罵，所昵或將登用者，則罵尤甚，故左右輒以被罵之輕重多少，卜憲眷之衰隆云。督粵時，有思得中軍者，願與藩司觸忤，或言君欲中軍而與藩司不治，似不可。此人遽曰：「是無慮，前日中堂已罵我滾矣！」蓋武人心無回曲，竟直言之。

也。或改成語以譏之云：「一字之滾，榮於華袞。」

### 渾蛋

天津某令性糊蛋，素有渾蛋之目。一日，有某婦以事起訴，陳說再三，令不省，婦怒曰：「宜外間有渾蛋之號也。今聽斷如此顛預，果是渾蛋，人言固不誣耳。」令叱曰：「胡說，渾蛋之如我者，能有幾耶？」

### 張得開管不緊

直隸樂亭縣有宋、劉二姓，富而驕者也。科舉時代，二姓或賄買官吏，或僱用槍手，盜取科名。某年縣試，知縣張某啖劉之賄，劉姓子弟盡列前茅，府考時，太守管某又受宋之託，而宋姓亦皆列前茅。眾大不平，因贈聯以嘲之曰：「頭場劉，二場宋，宋進去，劉出來，彼此同樂；知府管，知縣張，張得開，管不緊，上下皆鬆。」

### 一日看花千金買笑

潘文勤公祖蔭嘗詣徐相國桐所，徐方以道學自命，時適有門生在座，徐殷殷然以立身敦品相勉，嚴戒獨游，刺刺不休。文勤從旁止之曰：「可勿過慮。近來舉子類屬寒賤，京官亦多窮窘，斷無餘貲以供揮霍，那能復如往時吾與老同年一日看花、千金買笑之豪華無前也。」語罷，猶故為咨嗟太息者久之，徐赧然。

### 造二□

桂某粗鄙無文，由都統改官某部侍郎後，例須畫稿，一日書「開」字，將一橫忘去，變成「開」字。端方聞而笑曰：「彼欲使吾輩至其門中造二□。」二□者，極卑賤之土窑游費也。

### 石不能言最可人

山東候補道李某善事上，能揣摩色笑。李秉衡撫出左，每見屬僚，輒如泥塑，素惡人之喋喋。而某知其隱，噤齟無一語，頗蒙獎許。時人贈以詩曰：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」

### 酸丁

各省文武官敵體者之相見也，賓至署，儀衛止儀門外，賓由中門入，至外堂檐下下輿馬，主人迎於檐前。賓告辭，主人送至初迎處，視乘輿馬乃退。若督撫之於京朝官，或宜以賓禮相待之客，則不論其官職之崇卑及有無官職，必送至輿，輿固預待於二堂也。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作鎮時，歸善江孝廉逢辰分校某書院。一日，徒步謁文襄，號房未見江輿，而內促不已，文襄與江均植立二堂，號房乃設法強他人輿人，令昇之歸，江於此茫然也。居數月，江又謁，又聞內呼請轎之聲。請轎者，命昇輿人也。號房探之曰：「江老爺乎！酸丁也。是固不費一錢而欲令大帥為之代出輿資者。」有成例，復以他人輿昇歸，江仍茫然也。

### 謝天謝地

張文襄由晉撫擢督兩廣，命下，粵中輿情大懼，幾有我後來蘇之望。乃下車後首開賭禁，辦事者務鋪張，以建築廣雅書院言之，且糜帑至數萬，督粵未一年怨言繁興，殆為左右所累也。其尤不慊於張者，歌之曰：「聞公之名，驚天動地。望公之來，歡天喜地。見公之事，烏天黑地。願公之去，謝天謝地。」

### 虛有其表

武昌漢陽門東有黃鶴樓，張文襄督鄂久，尋入相，鄂中官民懷之，即其地建一樓，顏曰「輿略」。樓前有時計鐘，絕大，然實無機括，針指不能動。有乘舟行江中，望而謔之者曰：「文襄以喜舉新政著稱於時，然所行新政，類虛皆有其表，亦有異於此鐘否乎？」

### 盛唱燭影搖紅詞

張文襄以好士稱，嘗謂其友曰：「贊而來見者，吾皆倒屣，不識外間議論如何。」友曰：「自公大用，外間盛唱《燭影搖紅》之詞。」文襄驚問故，其友朗誦其卒章曰：「幾回見了，見了還休，爭如不見。」遂相與大笑。

### 佐其浮沈

錢念劬太守客日本東京，忽得張文襄密電促令歸國，錢束裝就道。既至省，服便衣往，謂司閫者曰：「煩傳語，欲見，請以今日，我明日仍往日本。」司閫者如其言，果見。談次，張言及梁廉訪鼎芬曰：「舉平日所知所能，盡以佐其浮沉之具，【此二句乃《才調集》見義不為無勇也題文。】此節庵之謂也。」錢遽曰：「若卑府，則殘魂雖餒，不得依祖宗丘墓之鄉；肝腦所塗，不得污中國帝王之土。」【此四句亦《才調集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題文。】張默然，遂端茶送客。

### 君是好人

有名士王某嘗任江西某郡守，好作詩。有見其所刻集者，中有句曰：「三聲大礮響，兩扇總門開。」餘可想矣。嘗就質於李芋仙，李曰：「君是好人。」王曰：「我問者詩也，非人也。」李曰：「君能不作詩，更好。」王抱慙而去。又嘗獻稿於某太史，太史點頭曰：「有派頭。」王喜，更問是何派頭，太史曰：「是貴戚鳳陽派。」【鳳陽巧者多持小鉦一具，口中唱歌，沿街乞錢。】

### 鷹猿獐鶴

光緒中葉，孝欽后萬壽，常熟人方以賽燈祝嘏。而常熟教諭殷某某、訓導張某某皆以貪賄為諸生所憎，乃製燈牌二，一繪鷹猿，譏殷某某也；一繪獐鶴，譏張某某也。而導以缺齒之老獅，意若曰：「此乃無恥之老師耳。」

### 富有根貧無底

常熟有以胥吏起家富豪某，為鄉里所不齒，邑人亦於賽燈時作像生牡丹花之諷之。花插於無當之紙瓶，瓶實以泥，蓋隱寓富有根貧無底之義也。

### 送窮文

窮鬼爾來，我乃語子，子不他適，纏我欲死。今之世界，勢位是承，以爾暱我，每受人憎。古今論交，富豪是艷，以爾親我，每致人厭。爾之所恃，顏質自雄，由今衡之，非錢不工。爾之所長，廉潔自持，由今觀之，曾不重斯。青春耽誤，白首速來，爾尚戀吾，吾其何哉！我欲盡言，為爾詳告，何如速去，自他有耀。俄而有物，似人而非，破爛之冠，百結之衣。顧予歎曰：子誠夢夢，責已何輕，視人何重。子謂貴者，自謂不如，吾視貴者，尸居之餘。子視富人，瞠乎其後，吾視富人，但有銅臭。子雖不富，富有詩書，雞林虎觀，瀟灑自如。子雖不貴，貴於仕宦，百城坐擁，何假南面。笑人富貴，奚啻浮漚，以子立言，不朽千秋。二者相較，孰劣孰優？子不自立，反以我仇。予乍聞言，自疑自信，忽悟君子，窮真非病。

### 洋錢非我國物

錢某某以理學名，或加以守舊鬼之徽號，必嘵嘵爭辨。其一切應用品物，概無冠以洋字者，如洋布、洋油、洋緞之類，錢視之，穢物也。有留學生某投刺請謁，以其名片乃洋式，惡之，辭不見。翌日，某贈以洋裝《五經彙解》一冊，大怒，擲池中。某曰：「此聖賢經義也，先生何忍污蔑乃爾？」錢曰：「洋書中，決無聖賢經義也。」某領之。未幾，值其誕辰，某乃持墨西哥銀幣一元往為壽，錢喜甚，亟納之袖。某大呼曰：「適問菲儀，為洋人之銀幣，即俗所謂洋錢者是也，非我國物。」錢有惡色，囁嚅道謝而已。

### 先生頭腦大冬烘

光緒中葉，學校漸興，而未經改良之私塾，尚所在皆有。有為詩以嘲之者，詩云：「擺來桌椅縱橫亂，七八兒童上學堂。一塊紅毡鋪地上，拜完老孔拜天王。【俗呼童生為童天王，私塾師以童生為多。】先生頭腦是冬，架子居然像不同。坐在一張高椅裏，戒方一響逞威風。嚇得兒童魂也消，宛如老鼠見狸貓。擡頭怕看先生面，天地君親著力號。溫完《大學》讀《中庸》，功課備無半刻鬆。還有一樁背書弗出跪燈籠。只許自家隨意樂，學生嬉笑便含嗔。身邊常帶潮煙管，搨起來時亂打人。」

### 置天下人於何地

光緒時，長沙孔某某舉於鄉。是科第三藝題為「而盡力乎溝洫」。文分三大段，段末結語為「其將置我於何地，其將置眾人於何地，其將置天下人於何地」等句，人多笑之。翌年計偕，瀕行之前一日，其友某為之祖餞。主人延孔首座，而遜避第二席。一客推之起曰：「足下坐此，其將置我於何地耶？」乃依次遞讓，至第三第四，諸客同聲曰：「其將置眾人於何地耶？」急趨末座，眾復譁然曰：「其將置天下人於何地耶？」相與鼓掌大噱。孔乃還坐己位，卒踟躕不安，坐未終席而去。

### 陶者何人鑄者何人

長沙城中有某鉅公者，掌教嶽麓書院，歲惟巡撫送學時隨之入院而已。有院生孔復生者，憲教第三子也。一日，揭帖於講堂，有「古人師弟之間，情誼最親密，故師生有同游者，有同寢者。今院長不住院，則諸生陶者何人，鑄者何人，我等學業必致荒廢」等語。末言將聯合全體請求院長住院，若院長不允，則當稟請中丞械請院長住院云云。帖後署名「有心人」。

### 有鼻之人奚罪焉

江左有曾為侍御者某，好吟詠，偶至京師南河泡，題詩於壁。明日，臨桂王幼震侍御鵬運亦往遊，見之大笑，乃故作俳體詩，次原韻以譏之，中有二句云：「拖泥帶水荷花塘，中間坐個老爺王。」詩為某所聞，大怒，撫王瑣事劾之，摺有二句云：「王鵬運性情既甚乖異，面目亦復不全。」蓋王少年治游，曾患梅毒，鼻因以毀也。某且語人曰：「老爺王無鼻。」

逾年，舉行京察，有部曹某與王同姓名，已列一等，有外簡道府之望矣。主計典者曾微聞某摺有面目不全語，意謂此人體既殘，恐不足勝方面之任，乃於其姓作一符號以識之。及引見，遂未記名，彼蓋誤認部曹為侍御也。或作文虎以謔之云：「王鵬運京察一等不記名」，射《四書》一句，則「有鼻之人奚罪焉」七字也。

### 德來德來

光緒中，某省巡撫德某以事為某御史所劾去職，繼之者為德某，亦為眾所怨。贛人因書揭帖，伺人弗察，粘於繼任所乘肩輿中，云：「德去德來皆是德，財多財少總貪財。」德見之大怒，責輿夫弗慎，笞之見血，不能舉步。後又有人作一聯粘於輿中，云：「德去德來，無人見得。轎前轎後，有足皆躑。」贛人讀躑若曉，與轎字叶音也。

### 誠心誠意看戲

德某酷嗜聲劇，優伶之負盛名者，雖遠道如京師，如天津，如上海，必羅致之，節輟除忌辰外，無日不笙歌沸天也。新建令汪以誠有能吏名，專為撫轅主辦劇政，即俗所謂戲提調也，邑署事無大小，悉付他員代之。是時贛人為製一聯曰：「以酒為緣，以色為緣，□二時買笑追歡，永夕永朝酣大夢；誠心看戲，誠意聽戲，四九旦登場奪錦，雙麟雙鳳共銷魂。」額曰「汪洋慾海。」四九旦、雙麟、雙鳳，皆伶名也。

### 毋寧為完全之伶人

伶界中有平等思想者，德珺如一人而已。珺如為相國穆彰阿孫，以廕生內用，嘗官某部主事，而其父與程長庚交甚摯。珺如既長，好與伶人游，唱青衫，歌反二簧，喉舌間，似奏笙簧細樂。及父卒，益放浪形骸，以客串為樂，遺產殆盡，各園主以其聲調久足以左右座客也，遂勸之搭班，於為伶人矣。有叔曰薩廉，字檢齋，官至侍郎，止之曰：「優伶，賤業也。吾家何堪為此？」珺如曰：「吾日用至奢，叔能我助乎？倘能助我，將改業，如其未也，請許我自。優亦營業之一，亦何嘗辱及先人哉？叔必令余棄優而仕，試問今日之官之心理之才識，超出伶人之上者能有幾人？與其為齷齪之官吏，毋寧為完全之伶人，貴賤非所計也。」薩無以難之，及曰：「即為伶人，亦不宜唱白頭。」珺如曰：「改唱小生，何如？」明日，即唱《黃鶴樓》，儒將風流，宛然公瑾，喜怒哀樂，揣摩盡致。次日，演《奪小沛》，羽翎一發，直貫戟心，尤為他人所不及。由是珺如之名，噪於京師，惟不供奉內廷，懼以門第獲譴也。

### 嘲科場聯

有作聯以嘲科場者。光緒朝某科，浙江正主考為殷如璋，副主考為周錫恩，聯云：「殷禮不足徵，業已如曠如聾，那有文章操玉尺；周人有言曰，難得恩科恩榜，全憑交易度金針。」某科，廣東正主考為劉福姚，副主考為薩廉，監臨為巡撫許振禔、總督譚鍾麟，聯云：「公劉好貨，菩薩低眉；少許勝人，空譚無補。」某科，浙江正主考為李文田，字仲約，副主考為陳鼎，字伯商，聯云：「舊有文名，李仲約無非約略；新開鼎記，【杭城錢莊名。】陳伯商大可商量。」某科，浙江正主考為烏拉喜崇阿，副主考為惲毓鼎，聯云：「鳥不如人，只少胸中一點墨；軍無鬪志，都因偏了半邊心。」某科，某省正主考許某，文理不通，每中一卷，副主考必斷斷與爭，忿甚，因撰聯紀之曰：「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吾其能與許爭乎？」某科，某省兩主考不重文字，填榜日，遇有缺額，於几上落卷中，隨意抽取，聯云：「爾多士論運不論文，碰；咱老子用手不用眼，抽。」光緒辛卯，浙闈主試為李端遇、費念慈，時有聯云：「木子公木不可言，偏於兩浙有緣，無端遇合；弗貝兄弗為已甚，但有千金相贈，舉念慈祥。」

要之，科場人多額少，自必有榜發見遺之士子，好事者肆口雌黃，亦聊以洩憤耳，不識文字及有心作弊者，固亦千百中不得一二也。

某科會試總裁為常熟翁同龢，第三場策題，史學輿地率多舛亂，好事者就其謬誤撰聯云：「司徒托體姜嫄，可憐簡狄淒涼，當日虛徵玄鳥瑞；拓拔建都統萬，為問平城寥廓，何年改作赫連王。」額曰「人地生疏」。某科會元某劉覆試時，居煞尾，總裁為滿洲某相國及孫毓汶、祁世長兩尚書。孫，山東人；祁，山西人。或戲贈以一聯云：「萬金能賣會元，是傳聞也，顧何以忽而榜首，忽而榜尾；八旗不識文字，亦常事耳，而況又力加以老東，加以老西。」是亦言過其實也。

### 都人讀毫為毫

光緒辛卯，皖省藩司某署皖撫，亳州牧某往見。延入，坐定，問曰：「亳州去省城若干里？」某答曰：「卑職任亳州，非亳州。」某訝曰：「亳州之毫，都人皆讀作毫，君乃讀作卜，豈不相差太遠乎？」未幾而御史劾以目不識丁，去職。時合肥蒯光典在金陵，對人呼冤不置，謂：「嘗往謁，聞其對僕人云：『速請朋大人。』然則蒯字雖不識，尚明明識得朋字也，且又識毫字，劾以目不識丁，不亦冤乎！」

### 半聾不聾

都門有炳半聾者，旗人，覺羅也，工篆刻，不輕為人作。半聾不聾，意謂時人之言，大半不堪入耳，故以半聾自號。

### 歸來猶帶粉花香

光緒時，有王某者官部曹，充軍機章京，居正陽門外。某夜入直，忘掛珠，方驅車入城而門已閉，忽覺之，因乞借於東城汪某。汪以王軀短，檢其婦所帶者假之。王致謝時戲吟曰：「百八牟尼珠一串，歸來猶帶粉花香。」汪即變色而入。王出，則汪已候門外，持刀相撲，王亟促御者疾馳，汪以刀斫車輪而返。明晨，仍持刀覓王，王遂乞休沐。久之，始悟所吟為乾隆時譏某相乾女詩，即汪之曾祖母也。

### 中日戰事諷聯

光緒甲午中日一役，有人以其事為對聯曰：「王文韶王文錦天津辦防務，李鴻章李鴻藻地獄打官司。」又曰：「棄豐台翁孫雙割地，使日本父子兩全權。」又曰：「衛達三衛冤呼菜市，劉坤一拚命出榆關。」「旅順口已歸日本，頤和園又搭天棚。」【指將演劇也。】

### 訪鶴吹牛

翁叔平相國同蘇喜羨鶴？光緒甲午，其園中所豢之鶴有飛去不返者，乃自書賞格並「訪鶴」二字榜於京師正陽門甕城中。慕其書者見之，輒揭之去，三易而三揭。時吳清卿中丞大激方以湘撫督師，禦日人而無功，或撰聯語以紀之云：「翁同龢三次訪鶴，吳

大激一味吹牛。」實亦言之過甚也。

### 深於黃老

光緒甲午之役，口天大激督師赴敵，及啟程，沿途以鑄工自隨，以手自摹仿夏商彝鼎文字，銘其槍幹，斑駁幾遍。一夕，師次北道某寺，寺僧來謁，見其輕裘緩帶，取所銘槍，次第摩挲，狀極暇豫。僧退而輕之，語其徒曰：「朝廷真欲以儒將致敵果耶？」未幾率師歸，仍宿寺中，僧復謁之。出語人曰：「貴人作止，洵不可以倉卒測哉。」或叩其胡以前後易評，僧曰：「兵凶戰危，臨事無懼，故輕之。既敗矣；暇豫猶昔，襟懷澹定，非深於黃老者，其孰能之？」

### 百人有五袴

光緒甲午，陳湜領兵出山海關，時後路糧臺委員為某同知，年家子也，貪甚，採購棉衣報銷一萬件，其實□之四五而已。陳軍書旁午，無暇兼顧。一日，宋慶來，譚次，宋故作詼諧語曰：「聞貴營一百人，僅得袴五□襲，其半晨即起，其半尚睡以候袴，有諸？」陳大駭，按得其事，密令人授意使去。明日，移疾歸。

### 王王秋游仙詩

王禾秋所著《湘綺樓集》有游仙詩四首，皆刺光緒朝負有時望之京外諸要人而作者也。其一詩則云：「湘瑟清秋更懶彈，祇言騎虎勝驂鸞。【謂余虎恩。】東華舊史猶簪筆，【謂王子奮。】南嶽真妃肯降壇。【謂魏光燾。】叔夜只憑金換骨，陳平何用玉為冠。【各有所指，皆當時從軍者。】淮王自許能嬌貴，卻被人呼作從官。【指李鴻章請任精臺事。】」

### 巧妻常伴拙夫眠

有人以「巧妻常伴拙夫眠」為題作制藝者，極合光緒初年墨裁，頗足解頤。文云：「有足為妻解者，雖伴眠亦無憾焉。夫妻而曰巧，拙夫非其倫矣。而胡為眠常伴也？詎非天哉！且自天地靈秀之氣，不鍾於男子，則夫其所獨鍾者，宜其愛惜甚至矣。乃不惟不愛惜之，而顛顛倒摧殘之，使之日汨沒於寢興寤寐之間，而幾不克以自保。而身歷其境者，大都習聞見而順受若固然，而并不敢問天意之何居也。今夫一定者前因，鳳凰卜和鳴之雅，而兩岐者資稟，薰蕕占臭味之殊。彼巧妻與拙夫，何容相提并論哉？雪膚花貌，娥眉能增，繡口錦心，聰靈獨絕，而亦非有精而無粗也。克勤克儉，更不辭縫紉并白之勞。於是戚族之間，有交譽其賢能者，而姑嫜妯娌無論矣。斯巧妻之巧，蔑以加矣。飽食暖衣，寸長莫展，蚤寢晏起，一藝難名，而亦非大智之若愚也。不識不知，幾莫喻網緼化醇之巧妙。於是日用之端，有難期其洞悉者，而事業功名何望矣。斯拙夫之拙，弗可及矣。且夫妻與夫，敵體之稱也，巧與拙，懸殊之勢也，何巧者常不與巧遇，拙者常不與拙遇也？此其中蓋有天焉。氣數之限人，豐於此者嗇於彼，使妻巧而夫亦巧，則乾坤之清氣，畢萃於一門，豈不甚美，而天弗許也。彼蒼之賦物，益其寡者哀其多，使夫拙而妻亦拙，則宇宙之棄材，轉成為嘉耦，亦復何傷，而天不為也。不然，眠何事也，而漫使伴之哉！是不必為巧妻惜，是不必為拙夫幸。且夫房幃之昵愛，彌徵誼篤唱隨耳。妻也名姝，可耐雞棲豚欄，夫也笨伯，竟諧燕侶鴛儔。儼然冰炭之投，而相近相親，亦復盟山而誓海者，無他，數之常不可逃也。誤我聰明，侮奪天孫之錦，為郎顛顛，敢憎月老之繩。藍昏象，乃至載幽憂而不足，旁觀者或猶有名花墮溷之傷也。縱日染而耳濡，伴之有年，拙者或為巧者化，而奏功非旦夕，不知摩盪幾經矣。東床之腹，竟坦當年，西子之眉，不鬢何日，為夫者尚其自知愧勵也夫。且夫宅第之燕私，益見情深伉儷耳。妻也鍼神馳譽，錦何讓夫回文，夫也椎魯貽譏，碑竟同於沒字。勉為鑿柄之人，而可親可狎，亦復泱泱而淪肌者，無他，事之常，若無異也。實偏處此，忍忘戒旦於雞鳴，彼皆不知，未必慚慚於鳩守。錦衾角枕，相與歌同夢而難甘，有心人不能無彩鳳隨鴉之慨也。縱神離而貌合，伴之雖久，巧者寧為拙者容，而聚首在晨昏，夫固瑕瑜不掩矣。但得雙飛，那輸蝴蝶，也拚獨宿，卻羨鴛鴦，為妻者尚其自安時命也夫。嗟乎！清才濃福，二者難兼，名士美人，千古同歎，此其中蓋有天焉。彼姝者子，雖不安常處順，得乎？」

### 釐正文體上諭書後

光緒朝，有詔釐正文體，孝欽后之意也。或仿制藝體，書其後，寓諧於莊，聲調諧暢。文云：「聖朝崇正學，國本不搖矣。夫文體，固與國體攸關者也，釐而正之，不綦要歟！且夫八股之學，創自有宋，盛於有明，至本朝而斐然可觀，燦然大備，固文章之極軌，郅治之鴻規也。乃自喜事之徒，鄙為無用，趨時之士，棄焉如遺。聖人有憂之，光復典章，釐正文體，煌煌珠論，炳日星焉。君子曰：是之謂女中堯舜。夫人皆知廢八股腹八股之說之是非矣，曾亦知八股之文體，固何在？八股為孔教之真傳，待後守先，直延堯舜禹湯之一脈，點竄典讀之字，出入風雅之辭。語實不離宗，願志士名流，唐宋以來書勿讀。八股為聖朝之定制，震今鑠古，直合文章經濟為一家，局則擬行世之文，調則效登科之稿，言之如有物。恐矜奇好異，朝廷從此法難寬，可勿正哉！論坐言起行之理，儒士精神虛耗，八股誠足以誤人，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則謂大而能通天之奧，小亦足包格致之精，苟能養到功深，儒將名臣，由此其選，所謂學有本原者視此也。彼習非所用之言，老成者早鄙為惑世之妄談矣。挽既倒瀾，不幾賴彤廷之釐剔乎？論拘文牽義之為，學子固執鮮通，八股或足以病國，似也，而不然也。彼則謂出雖無濟世之良才，處可為安貧之愿士，苟能讀書守分，人心風俗，即有所裨，所謂學無浮慕者視此也。觀民可使由之語，有國者早奉為馭才之妙術矣，作中流砥柱，不仰藉深宮之訂正乎？士習之衰不可回也。聲光化電，甘師巧藝之為；西地愛皮，競效橫行之字。焚琴泯泯，謬誇有用材焉，恨不能令讀八股耳。今得聖母當陽矣，講求正學，綸綍頻宣，語好新奇，功令有所必黜。吾知培閩左之佳子弟，蔚朝右之賢公卿，在此一舉也。列祖列宗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已，聖治之隆之萬不替也。金陳章羅，頒為程式；譚林楊宋，在所誅鋤。穆穆皇皇，群上無疆頌焉，何草非重視八股哉！今又懿旨下降矣，誥誡試官，稟承有自。鑒衡偶舛，磨勘之咎難辭，吾知保四千年中國之文明，壯四千萬士林之元氣，特此一策也。周公、孔子，斯文未喪，保佑命之已，猗歟盛矣哉！文明以正，有道萬年，他邦人士，行將拭目俟之矣。」

### 器物銘

有為器物銘以諷世者，字紙篋云：「大口箕張，咬文嚼字。人棄我取，便便腹筍。食而不化，羞愧無地。一傾吐之，及早變計。」雞毛帚云：「世不可問，斷尾以全。拾羽作帚，束縛自堅。驅除不潔，塵埃蕩然。可惜大才，乃小用焉。」眼鏡云：「肉眼多昏，重瞳已遙。高瞻遠矚，窮力為勞。獲茲利器，使人昭昭。平增眼福，架鼻而遨。」牙刷云：「惟口啟羞，亦復含垢。積垢毀齒，大開狗竇。有物拭之，晨興之候。短小精悍，誓殲群醜。」筆架云：「三寸筠管，重於鐵鋤。力不能勝，以譏田夫。君堪肩任，雙管力扶。形成山字，名實相符。」紙扇云：「世界太熱，清涼絕少。賴君一揮，炎氛頓掃。奉揚仁風，居然有道。展之則大，斂之則小。」火爐云：「雪消春暖，圍坐群來。一爐之外，餘地恢恢。風動聲起，轟轟如雷。丹心共鑿，勿遽成灰。」

### 用夷變夏

光緒庚辰，湘鄉曾惠敏公紀澤奉使命至俄，求返伊犁。明年，伊犁條約成。及使命滿期而還，回京，以在俄久，起居習慣，均有歐風，而全家婦孺，悉冠呢帽，躡革履，窄袖緊腰，與歐人無稍差別。京朝士夫見之大譁，而理學家尤深惡痛嫉，謂：「父以道學名世，【曾文正嘗與大學士倭文端諸人講學。】子乃用夷變夏，是真不肖之尤。」物議沸騰，幾欲鳴鼓而攻。時李文正公鴻藻當國，嫉談洋務者如仇，故惠敏還京數年，卒不能大用，以待郎終。

### 半世英雄誇獨異

張樵野侍郎蔭桓未遇時，每為世所詬病，既顯貴，則頗有所表見，群謂為嶺南之第一人也。光緒朝署戶部侍郎，嘗自鑄一印，曰「紅棉老人」，凡與人書楹聯，悉用之。某作詩以諷，而張安然也。其詩云：「從來槐棘譽三公，誰識紅棉位少農。半世英雄誇獨異，一條火棍起凡空。繁華畢竟歸搖落，衣被何曾及困窮。莫謂欲彈彈不得，二槌【槌與徐音近。】方議撼長弓。」時都下盛傳二徐【致祥、郟。】有劾張之說，但未發表耳。

### 自上當

清河富室王氏設質庫於邑城，累世矣。代遠，子姓繁，有仍擁巨貲者，有仰此自給者，營業之事，則擇一人主之。光緒時，主



之者為壽萱觀察錫祺。壽萱好學，好刻書，嘗刊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》，於營業不甚措意。而族眾忌之，意其主持有年，必增益多金，思有以傾之也。乃各出其長物，典於質庫，而必取重值。庫夥以典物者之亦主人也，不得不如數以應之，凡若此者，幾於無日蔑有，而因應窮矣。架本【典肆之資本曰架本。】不足，壽萱則以假貸資挹注，久之，遂破產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清河王，自上當。」蓋質庫一曰典當，俗謂質物曰當，為人所欺曰上當。王氏之當，非壽萱一人所設，族眾亦主人，而各以己物往質，故為自上當也。

### 三姓合一家

蕭某妻死無子，乃娶再醮婦。婦挈前夫之子以至，即俗所謂拖油瓶也。旋為其子納婦，久而不孕，於是又買他人子以為孫。或以一聯謔之云：「三姓合一家，祖孫父子；七銅配八鐵，露水夫妻。」

### 大瘋歌

粵南為瘴癘之鄉，有大麻瘋，一名癩，到處流行。犯之，眉毫盡脫，鼻洞穿焉。有遭其厄者，或仿漢高祖《大風歌》以嘲之曰：「大瘋起兮自飛揚，安得猛士兮守鼻梁。」

### 姚姬

光緒乙未、丙申間，張文襄權江督，幕僚多才俊。值暮春佳日，相約踏青，訪袁子才隨園故址，謁其墓，七姬墓亦在焉。隨園大門外有石碣，所鐫者為王夢樓之撰序，姚姬傳之題名，咸摩挲憑弔久之。歸途，集上元顧石公孝廉家園，縱談游事。石公亦秣陵耆宿也。某觀察夙有通才之目，席間謂石公曰：「袁公七姬，其一姓姚，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【讀作去聲。】字樣。此傳，公曾讀過否？」石公瞠目不能答。某歸而告人，其人諷之曰：「君於聲音訓詁之聲，思過半矣。」

### 習氣大全

張文襄初督江南時，朝令暮更，政局為之一變，其時難免有竊竊議之者。一日，賓僚譙集，談論及之，有掌教某公莞然曰：「諸君無費詞。以我視之，張公直一部習氣大全耳。」眾請其說，曰：「世所謂書生習氣，名士習氣，紈袴習氣，官場習氣，滑頭習氣，與夫近世之新界習氣，張公胥兼而有之，得不謂之習氣大全乎？」

### 紅頂之區別

光緒朝，京外官吏之三品以下者，泰半得有紅頂，名器之濫，至此極矣。或為解釋之：曰箋紅，私函陳請者之所得也；曰銀紅，行賄納捐者之所得也；曰血紅，誣盜殺民者之所得也；曰洋紅，辦理交涉者之所得也；曰喜紅，辦理大婚典禮者之所得也；曰老紅，循資按格之所得也。其有名為肉紅者，則其所得，或自充上司之嬖童，或令妻拜貴人為義父，或使妾與顯者薦枕席，皆屬之。

### 湖南義棧

周某某任安徽巡撫時，戚友之眷，皆可入居署中，時人目為湖南義棧。朔望行香日，婦女出觀，大堂上下，異常嘈雜，而某不之怪也。

### 達材

光緒中，長沙設達材館，頗不理於眾口。或集成句以諷之云：「何哉爾所謂達者，以為未嘗有材焉。」

### 江河標榜

光緒朝，江建霞京卿標督湘學時，有謂其關防不謹者，乃以「江標」二字撰聯謔之云：「為文不在工，但須進得水多，從此江河將日下；賣學祇要票，盡是排班木偶，任他標榜自風流。」然非實錄也。

### 黃梁一夢

梁鼎芬嘗知漢陽府，辦理警察，人怨其嚴，曾相率罷市數日。其所募巡士，無論冬夏，頭戴暖帽，紅綠絨項，身服紅號掛，綠袖口，白團心，下著黃色土布袴，一人之身，五色俱備。又仿海小菜場式，築屋數楹，晨收小菜捐，午後收洋雜貨攤捐，夜收醫卜星相捐，實以供經費也。或製聯贈之曰：「一目不明，開口便成兩片；廿頭割斷，此身應受八刀。」額曰「黃梁一夢」。